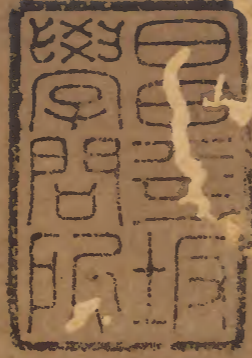


圖書編 四十九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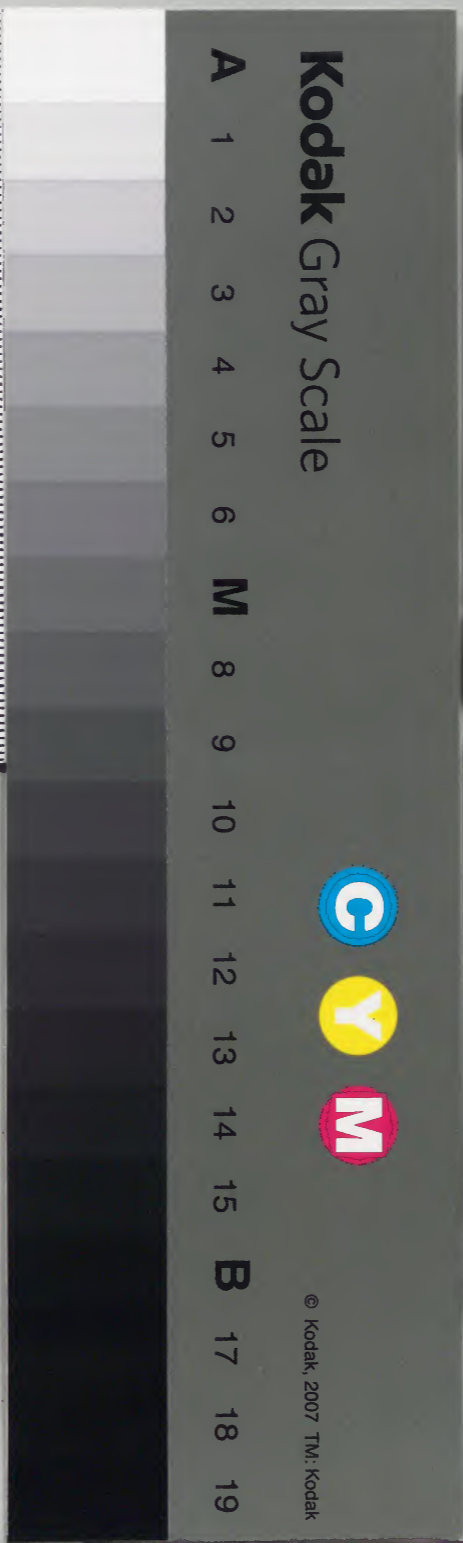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内			
一五 函	三〇 三	六七 七	類
七架	六四 冊	號	

庫 文 閣 内			
三六 函	三〇 三	六七 七	漢書類
二架	六四 冊	號	

(七二才)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7
冊數	64 (27)
函號	366 8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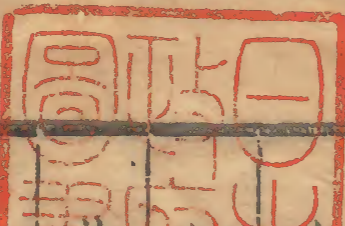
圖書編卷之四十九

淺草文庫

廣東總鎮圖敘

南昌後學章漢本清甫編

今天下言夷狄之患者北則胡南則有兩粵之夷然而胡之情在自曉之前而其備常在千里之外粵之形在萬里之外而其患乃在蕭牆之內也何者胡人所居絕遠其欲入寇中國率行空虛之地數百千里然後乃抵塞下候望誠謹則可以知其聲鄉而為備故曰在千里之外當路塞去畿郡遠者數百里近乃一二日耳羽書可旦夕達也故屬者常得以天下之力而備胡故曰在



圖書編

卷之四十九

一

目睫之前也夫兩粵者絕南裔夷之交也山海谿阿之
蠻與諸郡形錯壤接並耕而爭食之其居懸遠深昧性
禍賊喜殺保固恣睢不狎話言苟得而已不顧死亾自
昔上仁之所不懷而疆武之所不讐也獸集鳥散亭隧
昌塞之所不得施甲楯劍矢之所不猝備也而粵之民
無歲無夷寇之賊矣然而天子知胡害而未睹粵憂者
胡近而粵遠故曰其形在萬里之外而患在蕭牆之內
也夫粵之夷非能爲中國害者也然夷不滅則粵無小
康之期

憲祖斷其然故開府建節宿重兵於蒼梧授大帥以不禦
之柄而專進退之爲萬世規深遠然後石畫之老屢
誅討之勳薦紳大夫搃鈞深致遠之慮鷹揚爪牙之士
効執訊獲醜之力士馬甲兵之盛燁赫乎遠方校擊蹶
張之用便習於士伍志亦信矣以此致伐奚不克以此
批亢禱虛奚不至餘孽不足威而交南可坐制然且公
顧以爲憂者何也嗟乎是迺公之所以爲憂者也先王
之致武也固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夫粵之用兵亟矣
粵人之力屈久矣侵盜之虞有迫而師旅之奉無緩斯
坐敝之形也詩曰彼旃旒斯胡不旃旃憂心悄悄僕夫
况遠夫旗章之盛委屬之重可以爲寵已而君子以爲

憂也憂故慮詳慮詳故事善事善則旺庶豫旺庶豫則
武節奮此勝算也

兩廣總鎮圖







兩廣圖

兩廣古百粵地陶唐氏命羲叔宅南交時已通中國矣
 周宣王時召虎疆理淮濱遂至南海其詳不可考已周
 衰與越更大及楚滅越其君長散處海上猶蒙故號以
 自殊有甌越頡越之屬甚蕃故曰百粵秦始皇帝利粵
 之犀象珠璣乃使尉屠睢統五軍監祿鑿渠以通糧道
 屠睢人姓名秦制以御史西甌今廣殺西甌君譯吁宋西此蓋君
 監郡故監祿一曰史祿長之名侏倮之語也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者陰
 置桀駿以為將夜攻秦人殺尉屠睢秦乃發適戍以備
 之後王翦滅楚乘勝畧定其地為南海桂林象郡荔浦

以南隸焉秦亡趙陀據茲土稱南越王漢孝武帝平南
 粵陀孫光降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
 交趾儋耳珠崖九郡置交趾部刺史領之治蒼梧元帝
 時罷儋耳珠崖歷東漢末七郡如故吳仍漢制分領於
 荆交二州其後析合浦以北南海蒼梧鬱林三郡屬廣
 州治番禺餘乃屬交州治龍編尋又析置桂林今桂林府高
 涼今高州高興今化州寧浦今橫州四郡以附廣州而交州亦
 增新昌武平九德三郡晉初以荆之始興始安臨賀來
 屬尋復歸之省高興入高涼復析置廣之晉興今南寧府東
 官今東莞縣晉康今德慶州新寧今新興縣永平今梧州義安今潮州新會

七郡宋泰始中置越州與交廣並三刺史部治合
 浦今浦州析置宋壽今欽州南流臨漳等八郡屬之又析置

朱康即高州綏建今四會縣海昌今雷州宋熙今高要縣樂昌始興南界今縣

是屬廣州而珠崖亦稍收為郡至齊又增廣之有齊安
 今粵永熙今龍水縣齊康今海康縣齊樂今連州及廣西平樂縣齊熙今融縣越

之定川抱定凡八郡梁因宋齊三刺史部增置廣衡今德
 英縣之西東衡今南雄東揚即義安郡高即高涼郡龍即廣羅城縣

成今封川縣新寧即新寧郡越浦即合浦南合即齊康匡即珠安等州
 以上俱在 以督列郡又置都督府於廣使持節以總之
 今廣東 及隋平陳并省州郡為番即廣避岡即新會循即龍潮即東

揚州瑞慶府今肇慶府封州即成龍新高賀今賀縣合即南欽欽州即安羅羅厓

諸州即東不能州者為縣置廣循桂三總管皆加使持

節之號大業初復置郡罷州府亦尋廢唐興復改郡為

州置嶺南道貞觀初置嶺南東道嶺南西道東道領韶

廣連今循朝康即晉龍端封高春今陽燕即越羅即羅

辯即化雷即合瓊即晴振今佳儋即儋萬安折厓諸州

西道領桂柳宜今慶昭今平梧潯邕諸州尋又開邕州

以西諸蠻峒置羈縻州數十屬邕州光化後為楚馬氏

所據五代時入于南漢時交趾有丁部領者自領交趾

事稱萬勝王自是交趾不通於中國矣宋平南漢分為

廣南東路廣南西路自廣韶南梅今程南雄英南恩

以東傳海屬東道高廉欽化南抵瓊南縣寧今儋萬安

州今萬吉陽即唐與桂柳宜昭梧潯邕俱屬西路元置廣

東道宣慰司于廣州海北海南道於雷州隸江西行中

書省置廣西兩江道于靜隸湖廣行中書省至正末於

靜亦置省焉 明興以廣韶南雄惠潮肇慶高雷廉瓊

十府統曰廣東桂林柳慶遠平樂梧州潯南寧太平思恩

田州思明鎮安十二府江泗城奉議思陵利龍向武都

康八州上林隆安二長官司統曰廣西各置承宣布政

使司於廣州桂林領之後降田州府陞憑祥歸順尚各



爲州故今廣西凡十一府十一州云夫兩廣極南地也故其氣候常多暑少寒少寒故霜雪不降多暑故瘴毒間作梧以西則漸甚蓋由山勢局促層巒疊嶂茂林深箐居人如坐甑中熱鬱薰蒸故瘴癘作焉災荒之地大抵然也

梧州府設立總府駐劄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一節緣兩廣地方山川聯絡境界毘連二處賊徒頻年竊發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亦藉廣東之錢糧彼此相資利害相關

廣西戍兵

一查得先年間湖廣原有官軍一萬員名常在廣西守備以後分作兩班貴州原有官軍五千員名輪班在於廣西守備以後盡數掣回今廣西所屬二十八衛官員有官軍二萬餘員名湖廣輪班官軍五千員名除分有哨守各處城堡外廣西中軍止有官軍二千餘員名左右叅將各有一千餘員名委實地方廣濶兵力寡少遇有盜賊出沒不能分布勦除及看得湖廣每年輪班官軍彼處都司衛所多將軟弱老幼不堪者補奏前來徒有虛數不得實用合無將湖廣官軍一萬員名仍舊常川在於廣西守備或于彼處都司一萬於員名兩班輪

守俱請

勅湖廣巡按監察御史公同都布按三司委廉公堂上官
員親詣各衛所官員將前項該官軍并把總指揮等官
逐一揀選務將軟弱不堪者揀退守城就於本城見操
并備禦數內照數撥補并另推選有謀有勇出世超群
都指揮二員領兵前來上斑替換見今輪班都指揮姜
潮翟政回司別用仍乞將貴州原掣回官軍五千員名
照舊輪班調來廣西分哨地方并請

勅湖廣等處總兵等官今後湖廣永州道州地方有事廣
西官軍策應廣西全州興安地方有事湖廣官軍策應

廣東廣西接境也方有事互相策應如此庶幾哨守不
致缺人各軍聲勢相接遇警應援可以成事

廣東水寨

一定水寨照得廣東八府濱海而省城適居東西洋之
中其在東洋稱最阨塞者極東曰柘林與福建玄鍾接
壤正備東通東門戶稍西曰碣石額設衛治存焉近省
曰南頭即額設東莞所治先年設置備倭都司于此此
三者廣省迤東海洋之要區也西洋之稱阨塞者極西
南曰瓊州四面皆海奸宄易於出沒府治之白沙港後
所地方可以設寨極西曰欽廉接壤交南珠池在焉惟

海康所烏兔地方最爲扼塞其中路遂溪吳川之間曰白鴿門者則海艘咽喉之地此三者廣省迤西海洋之要區也以上六處皆應立寨內南頭已經近設叅將一員督兵三千足稱巨鎮柘林近亦

請設守備兵歸之數尚應議增而已有專官皆可勿論矣今惟東路之碣石一處西路之白鴿門瓊州并海康三處各應設立一寨碣石海康每寨名兵一千二百名大小中船共四十隻白鴿門瓊州每寨各兵一千八百名大小中船共六十隻與南頭柘林通爲六寨其柘林寨兵船仍合增如瓊州白鴿門之數董以將官定與信地

無事會哨巡緝有警遞相追捕小賊則一寨任之大賊則分東分西三寨合任之再大則通東西六寨共任之皆以擊賊於外洋爲上功近港次之若賊起此寨不擊而別寨擊之賊所起寨重治如見賊不擊或致令登岸擄掠者查照信地以失律論罪杖乞

聖裁

治藤峽府江論

蓋自藤峽之役躬覽山川按圖謀詢父老而後稍稍知破賊之畧云大抵藤峽府江相爲表裏然治藤峽宜速而治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窮要領蓋藤峽

北起武宣西極龍山南阻潯江三面雖迂猶可邏遏所慮者東奔耳然前紫荆後根姜各有間道可透林峒阨此一隅而腹背迫蹙譬之釜魚安可跳也故曰宜速至于府江北起陽朔南界蒼梧延袤三百餘里而江以東則恭城平樂賀縣通於連州江以西則荔浦脩仁永安五屯抵力山羅漢其間岡巒遼遠蹊蹬塞阨地曠人稀村落渙散迨乎沿江爲盜則又倚林伏草倏忽往來一有潛藏莫知窟藪官軍逐捕無所因糧越壑騰崗益難輸輓未欲破也愚以徵治府江則五屯永安荔浦平樂賀縣尤爲要害皆宜以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王之熟其鄉導探其塞易擾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怯各營巢穴距險爲防然後以外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孤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故曰宜緩且征南蠻者莫利於結巢莫不利於漫走漫走則我軍不勝追逐而又有機械毒物潛發莽中畏縮逡巡曠日持久卽有十萬之師未有能得志而返者也要知藤峽府江固難並舉若舉此而置彼亦非全功蓋徭獞親昵黨類卽百里之外通爲一家必使東破則西來者無所居停西殘則東鋌者無所寄食前後跋蹙乃可禽爾故征蠻之畧與伐狄殊科征蠻大舉不若遊擊

之功一勦不若屢警之力也誠以精兵一萬以一謀將
統之所在巡集擇其罪狀顯白者次第撲之朝擊其東
暮突其西春擾其耕冬食其粟且戰且諭三年爲期必
惶恐乞降願還妻子然後因而撫之除其疾苦振乏扶
衰比及五年馴可淳化或曰所在遊擊將無流劫之虞
乎曰不然南蠻之倚山猶北狄之倚馬也北狄離馬不
能爲雄亦猶南蠻離山不能爲力也若夫景泰中流劫
郡邑者皆四方客寇切名姓而起非真峽賊也雖然南
蠻之俗鄙而難變惡而易欺是以衛所之豪世掌其土
往往假借上官之法丁剝而戶漁之而鄉老廂長歲入
其稅以爲常額又講張爲幻使不敢一控公門雖有化
化之心無由自效稍不懽欲卽指摘其罪駕以浮言駭
上官而督捕愈離其心或啟大釁此兩江通弊也昔人
有言在外曰奸在內曰宥御奸以德御宥以刑治內詳
而治外畧救盜之策斯其首端乎

兩廣總鎮事宜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亘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
遶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
皆砢研截業其最險惡地爲大藤峽今易爲斷藤峽蓋
有孤藤度峽礪如徒杠今斷之故名南截潯水爲府江

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顛
類百里皆歷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一盼盡也諸
蠻以此爲喫區藤峽則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
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
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如僊女關九層
厓極險阨者亦數十處峽以南有牛腸大岫諸村皆沿
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力山力山之險又倍藤峽又
南則爲府江週圍蓋六百里其中多宜巖隩谷懸磴絕
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殞身數百仞下
中產獠人藍胡侯盤四姓爲渠魁力山又有僮人善傳
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諸徭亦憚之其言
謹休倘重譯始解景泰中徭酋侯大狗等猖亂嘯聚萬
人脩仁荔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
臣不能制率以招撫縻之時

朝廷比有虜警未遑問也天順中益縱恣發兵捕之詔有
捕得大狗者賞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
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兩廣守臣皆得罪會

憲宗初卽位銳意南討集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
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圖爲苟安長其桀驁譬
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搃之啼不止爲今之計當大

發兵討之

嶺南諸蠻有豺獠狢獍而猛類最多大抵言語侏僂服食詭穢農墾林菁之與居狐狸豺狼之與群本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致亂之由皆華人姦黠遇山者誘之治法在簡其約束禁其招誘不失吾信義而已彼潛安窟穴則慎勿苛擾稍肆侵掠必早爲撲滅諸蠻非有包藏不軌之謀騁武中原之志亦豈能爲大患哉惟守臣平居不能禁戢撫定或姦人侵刻以激狼子野心之怒暨其倡亂則彌縫姑息徒幸苟安其言雷頤不敢忤拂使驕恣狂悖之氣日尋滋蔓至太數千里之地被其荼毒

然後奏調大兵會獮草薶雖獲成功所損多矣幸雍材畧可任

朝廷委用亦專紀律嚴明方畧素定故能使數十年深根固蒂之寇不旋踵而無孑遺功亦可述然舉十六萬之師暴露數千里之外供需轉餉府庫耗竭計其斬首將二萬級豈無崑岡玉石之慘邪雖然非雍不能辯此也其機要則在斬李英等四人將士用命蓋已得勝筭已朝廷用兵可不重將權邪乃若趙充國不用辛武賢決征之策而屯田以困先零韓雍不用諸將久困之謀而深入以破藤峽此又地利夷情不同事而異形者不可執

一論也

諸猾雖姦桀驚悍難靖易亂然方其無事時亦皆刀耕火種抱布買絲非若北虜之不可讐邇者但諸衛所之臣貪縱者多却慮者少而官府又豪猾又多倚勢法爲姦利得其賄則漏洩機事教誘凌掠而啟其侮不遂所求則訐發陰私誣譖垢釁以激其怒守臣瓜代無常率非久任一信其言或畏事而容奸縱惡或貪功而輕率寡謀取釁一聞兇殘莫制中止則損威遂事則黷武而兵連禍結至無寧時况諸猾之性如禽獸然非有劑量一經重于死生利害之間也秦養有方彼未嘗不爲馴伏一拂其性則跳梁躡躅群死不悔而難可化誘招致其勢不至于草薶而禽獮之不已也然豈所謂王者之師好生之德哉故平居無事則當撫之以仁而必不可爽其恩信禍亂旣作則當懲之以威而必不可狃于姑息制馭蠻夷之策豈復有過于此哉今觀嘉靖中二役在王守仁則因胡兵歸便而乘不備以襲之在蔡經則因首惡就擒而集大衆以征之皆可謂有功于嶺表矣然能保勦之必勝而不能保繼者之不擾能保証之必克而不能保撫者之不乖此所以暴師旅竭府庫不足以貽數十年之安也然則選將帥於亂作之後孰若慎守

臣于無事之日哉至田汝成曰藤峽府江爲寇雖同治之則異治藤峽宜速治府江宜緩蓋以藤峽可夾攻而賊無所奔潰府江地遐邈而人難得其要領也汝成親涉其地其說爲有據此又用兵者所當知云

嶺西所屬負山瀕海無地不有賊巢無處不被劫奪自府治南岸一百三十里至新興則有土名雲浮山王三坑鐵場崗官廳地黃沙逕勤行雲蕪黎崗良崗密崗料崗林崗等巢賊首_某等約賊三千餘徒由新興入百里至陽春則有土名高崗雙崗朋石崗富林鴨圍黃沙小邨白梅同青水紅豆深掘雲青等巢賊首_某等約賊二

千餘徒自陽春迤東一百五十里至恩平則有土名牛枯突白面石磨刀水關村洗馬潭十三村等巢賊首_某等約賊二千餘徒自肇慶江行二百里至德慶以泷水小江爲界下曰東山有土名富藤崗柞崗上臺下臺石狗天所北涌水澗赤土歐塘柴坑東模大千火燒下埔封門大崗頭大臺尖底崩崗楊柳桐村茅坑荻芋塘邊苦竹根石背等巢賊首_某等約賊六千餘徒上曰西山有土名羅旁大力石龜石嶺埔百片大埔拱埔封門思律思遙風木埔強車教馬鞍野芋下城水口龍塘古逢等巢賊首_某等約賊五千餘徒先年二山止有猺賊自

嘉靖三十七年千長陳世紀招引陽春西山王德政等於儒林地而耕種因而鳩合王德政張快馬等浪賊約計四千餘徒互相聯絡攻剽究而言之地分有水陸然東攻西竄南捕北奔其實通爲一巢種性有猖浪然或倚爲巢窟或資爲羽翼其實通爲一賊根連蔓引日熾月延破寨焚村凌鄉跨邑無論遠歲只自隆慶改元閱今四載焚掠村鎮何止數十百處劫奪商船何止數十百艘殺死民兵何止萬有餘命虜去男婦子女何止數千餘口且拘執見任職官敵相防捕兵將兇窮惡極勢迫情危即北虜南倭備極慘烈向有疆圉之限來去之

期未有人處封域爲禍腹心如斯之甚者也夫財賄之患不除倒懸之厄莫解門庭之侮不靖衽席之處難安將來疆土日以促民賦日以增陷溺淪胥咸思爲變殆莫知所終矣竊以爲事不一勞者不永逸計不百備者不十全今欲建非常之議而尚不免牽於稠人之筭欲敬無前之泰而又不能不啻於銖兩之需此計所以多隳生靈寡幸而賊勢轉猖也故前乎此非不大征矣嘉靖三十七年專勦王三坑動兵僅及五萬隆慶三年專勦瀧陽等處動兵僅及二萬兵甫出勦賊旋嘯聚無補膏腴爲禍轉酷後之視今豈不猶昔若非計處錢糧數

十倍動調官兵十餘萬八道並進三月之後將舊兵掣散復以生力兵三萬維守窮巢則搜討之隙必莫能周兇逆之萌決無終殄無論善後只勦捕之初未便有觀成之理也切照本道分守嶺西目擊地方徭浪之賊綿亘一十餘州縣盤據扼塞依阻林藪殺人越貨勒銀贖命占耕民田劫掠江道此勦之決不可一旦緩也夫亂不極則治不生勞不信則逸不來自昔動衆入山一二月擒斬數千餘非不赫然稱盛舉矣然賊存而兵先退兵退而賊復聚此猶遺種於地無有不發者蓋始則欲求成功之速既乃不爲善後之謀此嶺西之賊所以來

無底定之期人議有謂蕩平此賊非大舉不可欲大舉者非數十萬衆不可夫兵以計爲本料敵者貴於得情行師者不苟動衆本道常按圖頗得其情狀矣前項山賊爲巢不下三百餘大者千餘衆次者百餘衆少者數十衆總之萬餘衆止矣不相統屬無專號令其勢渙散大軍深入勢必奔潰誰與統之以樓吾前鋒昔趙充國伐羌零羌虜五萬人克國所統步騎六萬人後罷騎兵畱屯田僅精兵萬人不苟接戰坐剉虜謀卒之捕斬降附溺水餓死者殆盡此萬全之師也如議者必欲草薶禽獮無分玉石多上首虜不計糜費不恤擾害殆非仁

義之師爲計之得也愚計欲周蕩平無論先後欲動大衆必須調狼賊素畏狼狼善搜扒宜咸行廣西該道調歸順下雷東蘭那地等處狼兵以八千人自廣西貴縣登陸從信宜至電白獅子堡分路入陽春爲一大哨以三萬二千人至德慶州入東山西山分四大哨合陽春爲五大哨每哨另召興寧長樂南詔土兵四百人責成該道俱要素練者不得預備充數統以叅遊一員不可雜以浙兵浙兵欺狼樸奪其功反致壞事各用鄉民爲鄉導四望以防遮伏進據要害相度地形設立排柵五哨結五大營每營各撥諳熟地利鄉導二十名勿輕接戰倣克國屯守之計合用枝兵俱於附近州縣土浙兵營內查取不必他調費糧復先於隘口悉以官兵鄉夫把截以八月未收成而入賊見太兵必逃竄山谷先令招王撫諭良猛不許窩藏聽其將累重移寄州縣給白旗與插寨門大張旗榜有能投戈歸附者惟還故地有能捕斬除前罪給賞亦與白旗母殺彼勢竄食困苦于寄托將乞降恐後大營狼兵分哨窮搜不三月盡擒獲且殺死矣此其不殺不辜不燔聚落不濫費糧萬全之策也事完之後土官第男願留者比照左江九司事例授以世襲巡檢責以城守屬肇慶府管轄卽許狼人耕

種其地聽其自給數年陞科免其差後化奸宄爲善良
變盜區爲編戶一勞永逸萬世之利也大率蜂房蟻穴
根株之盤錯者十三州縣故其地里川原編幅之延袤
者一千餘里無論賊數之爲萬爲千兵鋒之爲強爲弱
必欲盡賊則斷非十萬以上之調發不可也何者以足
跡之搜捕者勢有不能周也彼爲萬衆爲數萬以下之
議者非姑取目前之凱則素無經遠之規可以就功而
非所以爲地方千萬載深長計者也此兵說也層巒疊
嶂澗水廻谿大率猿猴之棲原非文物之土土官設置
計委不疎但承調者旣乏其人則經遠者可無別籌倘
舉曠衍之舊業既以還民而酌遠之膏腴招徠佃種
或十五里一屯焉或二十里一屯焉有城以守則衆情
自固有產可植則生計可安兩叅遊擾其中兩守備時
其畔五年之後民之生息日繁盜之根株未絕郡窮居
之舉區皆可稱樂土也爲之編圖甲改郡邑以文治之
則將府俱可撤也此善後說也然此二者由前言之兵
多則餉廣故非捐財至十萬以上不可舉也由後言之
屯多則營築之費廣故非捐財至四五萬以上不可成
也然要以振

國威保民命廓輿圖復賦額非所以爲浪費也費亦可無

惜也

一大征始事在搜勦終事亦善後經制稍疎孽釁再萌
即大征之勞費爲虛費矣雖然亦未有搜勦原不淨而
可以希善後者也今之論者大率謂嶺東賊強嶺西賊
弱不知嶺東之爲盜者即民也蓋數十年來始有之釁
也其根淺嶺西之爲盜者猛也實建國而來未闢之疆
理也其患深故勦嶺東之賊與勦嶺西之賊爲力均難
而靖嶺西之寇較之靖嶺東之寇則難易霄壤矣兩山
撮土普天之大誠不足云然據棲巖險之內阻以崇山
護以深澗幾與世中迥一霄壤無論往代只我

明極盛之朝溥海內外無思不服獨此最爾者旅拒王師
自保區宇有丁不役有田不租有藤漆蜜蠟皮張不以
上供

天府蓋至於今二百餘年矣乃日阻截官商稽留命使
破陷城池劫奪官帑甚至陵鄉跨邑盈野盈城戟棚嬰
孩剝剔孕婦以資戲玩當事者習其如此至亦付之無
可奈何以爲此天成盜賊之藪也有此山川有此盜賊
且其人非吾民也日復一日遂苟且因循以致斯極夫
昔之幸功喜大務於關土開疆者誠多事矣若此膚寸
之區固非絕漠以北越海以南其四環盡赤縣之疆理

也而乃今有異類不賓之種閱二百年冥梗如故卽令
都不侵軼雜處華夷不幾於族類無分動辛有之慨乎
然則茲舉也豈特弭盜固所以爲

國家開未闢之疆土也豈獨闢土固所以爲洪荒來了一
段大公案也與其少發而曠持不若大舉而疾決此千
古議征者不易之成策今茲所議之舉動誠似之矣惟
是以此族爲患如斯之久生民困苦如此之深大征決
策閱二百年始就如此之難幸而兵舉賊淨所恃以刻
根株杜萌蘗以保億萬載昇平之福者宜如何爲慮而
尚可苟且因循曾幾何時又以來吾民之憂際乎此也
後之經制所以萬鈞關係更不可謂輕也今之議者有
欲就調到土官查取官男統領兵目攜帶妻小耕守者
蓋以其山川促狹原不可謂聲名文物治也此其見亦
未盡然也且節經招取未聞有大府大州之官男肯來
應募者矣其計固不可以株守有欲移守備於連灘掣
營兵聽其經理於大都南鄉劄兵二營下城古蓬劄兵
二營各委官提調此於守計近之矣但山川空曠日延
月引萌蘗易生計亦未可經久卽令盡如所云招復流
民無城可據竊發之釁亦斷不能無矣至云欲就立本
土之豪比照土官之例資與行糧招兵占種則又皆率

易之談似難與酬迂遠之筭反覆思惟在寇靖之始欲
防護夔斷須樹兵爲經遠之謀欲闢土地必須屯種然
樹兵非久計也故大定之後計卒歸於屯種屯種不可
以孤立也故招集之始其便合就築城查得二郡見有
七大營兵除陽江電白馬川三縣海防合畝三營難以
議掣其四營之費以八錢爲準每月得銀二千一百兩
瀧水營兵七百名南鄉營兵七百名新興四圍營兵三
百名江道營船兵一千三百名以六錢爲準每月得銀
一千八百兩二項共銀四千兩以四錢伍分則可養浪
兵七千名以一錢九分給行糧可得狼兵二萬名是時
生厭勢必戀家畝之非便伏乞就於調狼之始添調二
萬名刻限正月發行二月到鎮及此收功之候適新兵
到戍之期是戍兵一項之費可無資於外索矣高崖見
有叅遊就行遊擊督兵三千劄下城德慶守備督兵二
千劄連灘以控制西山叅將督兵三千劄六都恩平守
備督兵二千劄南鄉或倉步以控制東山因爲勦除殘
孽相度地形經理屯營招到新民量兵夫獲衛耕種或
十五里內有曠衍膏腴之土立一屯焉或二十里內有
曠衍膏腴之土立一屯焉大率兩山四哨每哨地面約
建十屯大者量任四五百家小者量任三四百家通融

估筭每屯土基磚砌約銀一千兩而又度地取申因形
制勝以最廣適中之所爲將來立縣之規制度稍弘預
爲儲峙蓋今之所以設將府卽異日之所以開縣治者
矣銀共四萬僅抵摩度一郡之兵一歲之食計費甚少
將督寇靖民安增賦撤兵其利何啻千倍是只此四萬
之銀便以定鎮西千萬載太平之治假令更有加于此
者亦所謂有利百姓無愛髮膚豈足以爲斯乎至於招
徠佃種先儘本處失業續召九江英德陽山以及江右
之贛民與廣西之狼獾隨到安插每三屯委一文職一
武職庶幹者撫綏經理初爲茅舍以棲身繼以排柵以
自固後築土圍復用磚砌山場田畝俱聽官府度地計
口均給無容爭競度踰週歲之外處處俱已成屯二載
之餘城城俱已鼎豎卽深山窮谷之內經行所及雉堞
到處嵯峨蛇虺虎狼之區風氣旣開人文亦當漸著然
後量地肥磽輕爲科稅分圖立甲薄起徭差撤將府以
鼎開縣治減武備以興起斯文卽薄海內外無復有不
賓之士而嶺西殘困遺黎養安休息皞皞熙熙其地本
來事簡民淳將來豈獨無盜其治安熙恬之景象必有
更過於中土文物之區者矣要在斷而行之無惜小財
致妨大計則盜賊斷可空疆理斷可闢田賦斷可增縣

治斷可立武備斷可減兵費斷可舒而謂爲天成盜賊之藪不可以聲名文物治者殆不信也

德慶州上下江道與高要高明四會廣寧新興恩平瀧水各營堡及防送瀧水小江船隻原額食餉之兵共該五千七百七十七名後因地方殘破錢糧徵解不前處處減少見存之兵實止四千八百四十七名蓋缺額而不敢補者幾及千矣兵備日疎盜賊日熾盜賊日熾田里轉蕪以致錢糧轉益困乏武備轉益廢弛弊皆原於此也然以所供者營堡之兵所用者土著之輩故雖徵收或有短少給散或不依期尚倖免於噪嘩求糧之患及又查得章程內一款爲預計兵食查計前款歲例並營募兵週年之用其閏月照見計各兵一年應用銀二萬五千餘兩及各處原設營堡并德慶江道之兵約計每年合用工食餉銀五萬兩二項約共用銀七萬五千餘兩

議勦瀧水羅旁

按瀧水羅旁一帶乃郡縣內地距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府不百里爲兩廣往來咽喉柰何坐視其暴劫吾民阻截江面爲肘腋之患而不恤緣江南岸數百里山林蒙密不敢毀傷其一草一木朝廷設重鎮置兵

衛果何用也霍韜嘗謂羅旁綠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司不肯議征非不能征不肯征也若調狼兵達舍并官軍分爲數道一自鬱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四面並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振之且縱火盡赭其林木使無所蔽伏羅傍綠水之賊反掌可平也

廣西土官

廣西布政司領長官司三永安上林安隆

右隸兵部武選司

廣西土官一百九十七思恩田州思明鎮安知府四人
思明結安下石西利州都結奉議思城上思龍英鎮遠

江州結倫思同果化都康茗益萬承全茗上下凍泗州
大平何武南丹歸順安平萬承忠州思陵龍州歸德那
地東蘭上隆知州三十三人左州同知一人羅白憑祥
上林陀陵羅陽忻州知縣六人上林縣丞一人懷遠主
簿一人桂平貴溪典史二人永平寨波羅里大洞三寨
鎮安平鄉理源鎮高井寨尖山鎮周冲都樂墟古江口
羅目鎮慈樂寨東鄉巡檢十三人木盤浦鎮鄒寨白石
寨覃觀旺思隆鄉連城鄉武羅鄉武林鄉辛安寨東禪
鎮那龍寨大約鎮寨下市界牌鎮安城鎮歸仁鎮古眉
寨群峯寨白面寨遷隆寨西舍寨麗壁市桑江口古些

鎮三畔鎮三門灘大寧寨龍門寨靖寧鄉宜良鎮都博
 鎮新興鎮歸化鎮吉清鎮廖洞鎮江口鎮章駱鎮安湘
 鎮樂善鎮莫離鎮武陽中峒鎮通道鎮清流鎮思管鎮
 鵝頸隘保江鎮西峒鎮潯江鎮萬石鎮安永鎮縣郭鎮
 清水鎮李廣鎮思龍鎮東江鎮德勝鎮大曹鎮思農鎮
 北蘭鎮安化鎮音義鎮吉定鎮歸思鎮上保鎮金城鎮
 方村蒙村窮果兩江口峯門寨南源寨常安鎮龍平寨
 西嶺寨鎮峽寨白霞寨遠達寨信都鄉沙田寨樊家寨
 白花洞口渠樂寨金城寨八尺鎮那樓寨橫山寨南
 南里鄉大宜鄉馱演寨趙頭鎮都名鎮丹陽鎮周冲大
 宜鄉靖寧鄉大黃江口北山懷遠鎮湘山渡頭副巡檢
 一百二人嘉靖初年設武定州知州一人田州吏目一
 人臨時岩馬田大田子甲子甲陽院思郎累彩怕河武
 龍拱甲床甲葵鳳下降縣甲篆甲岩桑怕牙思幼候周
 思恩白興龍定羅定安古零那馬下旺都陽巡檢二十
 八人改流四知州二人養利上石知縣二人崇善永

康 右隸吏部
部驗封

廣西夷總敘

廣西夷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盤
 繞其間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險深

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奪田寧
 梧孱諸竟卒不能扼刷桂林之北六峒為藜則北連武
 岡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道懷遠府江上下半為夷
 巢寇竊無虛日右江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三廬再
 叛思田更強姚鎮勦則黠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
 間復煩經畧者

三江諸夷考

三江諸夷其先盤瓠之裔今據廣西諸險其最矯騫者
 唐之西原宋之廣原今之田州大藤是也唐黃氏最悍
 與韋氏儂氏寇據十餘州大和中經畧使黃真討遣子
 蘭討平峒穴夷其種落宋時儂氏世為廣原州首領
 儂智高倡亂僭帝號宣撫使狄青討平之

國朝成化間都御史韓雍討平侯大狗等嘉靖間新建伯
 撫田州破斷藤此其績之最著者也三江連亘千里半
 入獠夷而潯柳思田之地更為盜藪昔孔性善請釋良
 吏嗚呼制蠻上策無鴟此矣

黎人考

黎今儋崖瓊萬州鳴上蠻也鳴之中有黎母山諸蠻環
 居四旁號黎人內為生黎外為熟黎山極高在霧靄中
 夕晴海氛清廓黎人時見羣尖如浮空中然其山水分

流四州熟黎分隸諸州耕作其地供稅役生黎所居絕
 遠外人不能跡不供稅役至於山巔雖生黎亦不能至
 在唐為瓊管之地宋紹興中黎州王文滿連結西峒王
 承聞等攻破定南若復犯省地廣西發兵燒燬巢穴生
 擒黎賊亂遂定乾道中屢招諭之生黎質直犷悍不復
 王化亦鮮出為患熟黎貪狡兩廣福建之奸人亡命逃
 居其間每鼓煽生亂我朝廖未忠既平廣東海南僭萬黎夷未附後耿天墜擊平
 之邇來生黎為之遁逃熟黎為之鄉導歲為州縣患不
 大創之四洲生民無寧日也

猺獠獠蠻諸夷種類考

昔高辛氏有大戎之寇下令有能得大戎吳將軍者以
 女配之閱三日槃瓠含具首至槃瓠帝不得已配以女
 入南山止石室中經三年生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
 相夫婦織績木皮染以草實為衣服好五色裁制皆有
 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始述致諸子言語侏儻
 好登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種
 類滋蔓散處四方號曰蠻夷出後漢書其在廣西則有猺獠
 獠蠻之號曰獠者初靜江之興安義寧古田營州之融
 水懷遠界皆有之生深山重溪中多姓槃氏椎髻跣足

不供猛役種禾豆山芋雜以為糧截竹筒而炊暇則獵
 取山獸以續食俗喜讐殺猜忌輕死又能忍饑行鬪履
 險若飛兒始能行燒鐵石烙其跟蹠使頑木不仁故能
 履棘茨根枿而不傷

出虞衡志

曰獾者慶遠南丹谿峒之人

呼為獾初未嘗至省地元至元間莫國麒獻圖納土命
 為慶遠等處軍民安撫使自是獾人方入省地今貴之
 荔浦修仁永福最多在宜山邊境及思恩者近日編入
 版籍謂之熟獾性畧馴遠者謂之生獾梗化不可制服
 在忻城荔波及天河南北西三鄉永順永定二長官司
 者尤為兇狠曰獾者左右兩江谿峒之外俗謂之山獾

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以射生為活一村中推有身
 力者曰郎火餘但稱火歲首以土杯十二盃水隨辰位
 布列火禱焉經夕集眾往觀若寅有水而卯涸則知正
 月雨而二月旱自以為不差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花
 面赤棍之屬凡二十一種

出虞衡志今按飛頭鑿齒諸事陳剛中使交錄亦嘗及之

茲訪諸夷俱無其實姑存之以傳疑云

曰蠻者有撫水蠻在宜州南康隸

黔南其酋皆蒙姓以莖箭射生為活取鳥獸盡即徙他
 處有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甯氏者相承為
 豪又有黃氏居黃登洞其隸也有廣原蠻在邕州西南
 鬱江之源地峭絕深阻頗有邑居聚落

出宋史今郡縣之

外羈糜州峒多皆蠻地其南連邕州南江之外稍有稱
名者羅殿自杞以國名羅在宜融之西邕州之西北唐
會昌中封其帥爲王世襲會焉出虞之數種者名雖不
同其類一也今種類日蕃而各郡皆有之惟左右兩江
之地居多人物獷悍風俗荒恠大率畧同不可盡以中
國教法繩治其氣候熱多寒少瘴癘時有蓋其居多依
山故也然且有蠱毒之害焉

議處獠獠

夫狼兵亦獠獠也獠獠所在爲賊而狼兵死不敢爲賊
者非狼兵之順而獠獠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狼
兵地隸之土官而獠獠地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
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獠獠莫若割獠獠地分隸之旁
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獠獠皆爲狼兵矣或
慮土官勢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之福
勢不敢有他望又耽戀巢穴非能爲變即使爲變及其
萌芽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用其衆者倚

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姻黨皆勍敵矣

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獠獠臂指之勢
成則兩廣永無盜賊之患矣

議革通夷之弊

猺獞之性本自愚直其桀驁貪狡者百中之一耳未亂先治已發計擒夫亦何難惟有罪軍民脫逃廝僕亾匿其中唆引劫奪以報私憤無藉土人鄙惡商藝游息其中爲之謀畫以分貨利是以各賊出沒不常橫行無忌緝事之設本爲體探賊情一有軍機趣先走報撫安之設本爲招撫猺獞寇賊生發返爲掩飾是以有所倚賴敢于弄兵及其罪惡貫盈勦伐必加掾房軍牢獲其常例往往露洩使先爲備彼兵進山受其私賄往往賣路縱其逃匿是以兵至則遁兵退復亂卽今有事于地方尤期拘集緝安撫土崩商藝禁于一室令其聞報必思村分若干亾命奸徒若干與天地之險阻阨塞路之多少遠近或征或勦就以此輩爲之鄉導有功之日免其前罪有漏洩以軍法處治其文移往來尤貴密速同俾掾軍得以先漏調兵發兵亦然勿令自兵得以上賈路則通夷之弊庶幾可革勦補之功計日可成

五屯要害

按廣西五屯所居荔浦斷藤府江藤縣之中當斷藤峽右臂及白石寨十二磯濠江口之衝爲諸猺要道其間山泉佳秀樹木豐麗田沙衍沃足以裕其居而遏其患洪武間立所近增置城堡集獞兵以守之借其力以爲

用亦一隅雄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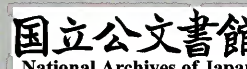
制馭大藤八寨諸巢議

按粵西有曰大藤曰八寨曰連城曰六十三山曰七山等巢粵東有曰羅旁曰王母曰雲稍曰母鷄等巢往歲督府重臣因粵東羅旁諸巢為地方害且數十年動衆數十萬一舉殲之兵威所振山谷為空乃粵西之六十三山等處逼近羅旁畏威悔罪乞憐求生編里輸差盡從撫處一時東西兩山并稱寧靖說者謂當時收兵大早經畧事宜尚未萬全迨匪餘黨尚未搜捕乃不特年舊日餘孽呼携潛出山巒據劫掠水陸攻伐其城謂其藏匿者在六十三山等巢其糾合者為六十三山等

獍欲東西夾剿滅此朝食時西之糧餉稱之八寨濱近之民又數數請兵撫勦莫所適從而東西用兵當有先後然一省所急者在八寨兩省所急者在夾勦故當時論者諸且置八寨而先六十三山等巢則各寨悔罪如其不悛乘餘威殲之易矣其兵糧之定處

湖廣土官

湖廣都司領宣慰司二宣撫司四安撫司九長官司二十蠻夷長官司五永順保靖為二宣慰施南散民忠建



容美爲四宜撫東鄉五路忠孝忠路金峒龍潭大旺忠
 峒高羅桑植爲九安撫臘惹峒凌著黃峒驢遲峒施容
 施白崖峒思家峒五寨篁子坪搖抱峒上愛茶峒劔南
 木册鎮南崖樹山瑪瑙五峯石寶水盡源通塔平石梁
 下峒臻剖六峒橫坡等等爲二十長官鎮遠隆奉西坪
 東流臘壁峒爲五蠻夷長官右隸兵部武選
 湖廣土官五南渭施溶上溪知州三石滑石江院場坪
 巡檢二人右隸吏部驗封

湖廣夷

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中錯辰常外連川貴
 溪漢江險難樞易亂彭氏富強雄智諸司自宋迄今備
 結湖廣驕橫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輒議調發所過殘破
 慘於劇盜官司莫敢誰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
 臬僉事汪濬統馭嚴飭所過斂戢以故順靖之禍不獨
 襄楚永保之憂豈直苗夷也
 湖廣蠻夷實無能爲但我軍效黠之徒利其竊法可以
 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其患自息湖襄田地高下
 不齊農家無所蓄積斂獲未竟徵斂一空求免饑寒不
 可得矣乞選方面守令大加存恤公以格物廉以律已
 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

柳桂寇與橫水桶岡事畧同當時亦聲勢相倚此其有
深志遠圖特以封疆之臣因循姑息故得據險猖獗滋
地方之蠹耳所幸秦金與王守仁同時舉事故諸賊不
得相為應援而表裏受兵又無所逃遁數匿故得以草
薙而禽獲之不然即韓盧之搏狡兔恐未能窮三窟之
誅也大抵平山寇與平中原流劫之寇不同中原流劫
之寇無險固可憑無巢穴可據而勦之也當先摧其鋒
銳絕其糧餉所謂決機於兩陣之間將勇者勝也山寇
則不然進未可為旦夕之患而退可以持歲月之久其
克之也當先審於地利明於分合不可徒恃兵衆之強
所謂多算者勝也又中原之寇患不能克既克而絕之
也易山寇則王師一至斂衆深匿大衆南還嘯聚如故
蓋克之易而絕之難也廣東之斷藤峽湖貴之蠟耳山
江西南贛諸山峒天討屢加而蠻孽屢萌者非以其不
能絕之故邪蓋不但柳桂之患為然也

鎮溪叛苗二十董朶董其亞糯噉冷噉勒亞酉十八箭
紅崖卜稍小米沙流板登茅岡下水彪山小船場盤朶
龍亭得洞束那等寨草子坪叛苗二十七洞頭中畧畱
絞亞保谷耻大畧琴圖盤營回寨大塘爆木岩口盤那
孟瘦大唐池已烏牌小五圖亞黨古藏板栗冷水排那
廖鐵烏巢老萊岩洞等寨貴州叛苗二十七黑潭乾溪
罵勞呂喝罵冲地所塘寨蜈蚣地演平頭地恨老條龍
塘苟腦山念栗凹泊古麥地抱木老見且逞普六田坪
烏牌平茶麻洞木坪等寨

五溪諸蠻

五溪諸蠻其先槃瓠氏之裔今湖廣廣西溪峒中諸夷
皆其種類卽漢光武時馬援所征服者在北魏有冉氏
田氏向氏陳落尤盛唐末五代時寇無寧日宋太祖得
蠻人秦冉雄以爲辰州刺史諸蠻懾服蠻之最大者曰
彭氏世有溪州至南宋以章惇爲經畧舒氏彭氏蘇氏
楊氏相繼納土置沅州誠州後改誠州爲靖州元雖置
郡縣叛服不常

國初命周德興討平五溪蠻正德間以都御史秦金討平
榔桂土人龔福等嘉靖初有蜡爾山苗之亂又有草子
坪土官田與爵之亂命張岳討平之各夷多取湖南古

巫黔中地即今之辰常靖施永順保靖等處是也
 鄭陽流賊

荆襄流逋自元已然山深土沃嶽湖廣四川陝西之間
 劉千斤野王剛藍野老人廖麻子何淮喻思倖徐學楊
 文政李胡子小王洪等擾贖無寧時自撫治鄭陽之設
 寂然樂土流逋不特為避逃計實所以利之自終南一
 帶東至荆襄其地饒肥閒曠物產天然之利貧無育者
 亦合招安不得棄諸無用但恐雜以不逞之徒故曰撫
 治其藩臬員曰撫民蓋善撫則無事矣

虔鎮圖





庚子事宜

按國考脈贛東南境蓋界閩汀漳廣韶潮惠慶諸府地
 重巒複嶺巖峻嶮絕綿歷盤紆筦帶千里其人皆依負
 險阻剛犷頑悍矧今所稱大帽岑岡高沙下歷湖頭橫
 江諸巢穴唇齒車輔脈絡貫通兵之用本不易加以財
 力詘乏拘攣牽制顧益難矣全賴 皇靈震疊臺憲脩
 明牧宰威懷本強內實則先聲屈折馴擾彈壓寢寢革
 心矣故標本緩急內外療治醫國者必致詳焉
 南安在西贛州在東贛州東南為汀州汀州東南為漳
 州贛州南為惠界龍南縣山峒接惠州三洲寨安遠縣

東過登頭嶺即汀州府武平縣安遠縣南過打鼓嶺皆
惠州山峒南安縣二十五里過梅嶺為南雄南安西過
橫水桶岡聶都山為桂陽州耆人溪峒連接郴州桂陽
州以都御史總轄有以也

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郴
在贛州之洲頭岑崗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境於湖郴
者賊眾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為固連界於閩廣者賊
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

桶岡後山陡絕崖壁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
袤千里自來人跡所不能到賊若奔入此中截斷飛梯
雖有十萬之眾亦無所施

記三省夾勦橫水桶岡

江西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各有賊巢聯絡
盤據有眾數千西接湖廣桂陽等縣南接廣東韶州府
樂昌等縣三省夾攻必須湖廣自桂陽桂東等處進廣
東自樂昌縣進在南安者必須三縣地方並進贛州府
所屬惟龍南縣賊巢與廣東惠州府龍川縣洲頭接境
洲頭係大賊池大麓等巢穴有眾數千比之他賊勢尤
猖獗前此二次來攻俱被漏網龍南雖有賊徒數夥除
之稍易但其倚藉洲頭兵力以為聲援攻之則奔入洲

頭兵退則復出爲害必須廣東兵自龍川進贛剿兵自龍南進庶可使無奔潰

桶江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江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江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使都指揮其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所溪入知府某兵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某兵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某兵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某兵自大庾縣都入知縣某兵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某兵自上猶縣金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某知縣某各兵齊集今其亦自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衝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構橫水以與諸軍會次第勦平諸巢各管官兵請乘勢進攻桶岡復議得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覩中所產早穀薯蕷之類足餉凶歲往者亦嘗夾攻坐困一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處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壑

板緣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礮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既從彼入而我師復往事皆非便於是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乘其猶豫襲而擊之遣縣丞其率數百人屯鎮魁龍促使出降而使知府某入茶坑知府某入西山界知府某入十八磊知縣某入葫蘆洞諸賊巢亦次第勦平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

虔鎮建置

欽定巡撫南贛汀漳提督軍務都御史一駐贛江西贛北
道員備州 廣東嶺東道 駐長樂 湖廣柳桂道 駐柳州 福建

漳南道 駐上 餘道駐各省 守備五

虔鎮轄布政司四府九州一縣六十有五衛七 屬新二
 通共官六百一十四員軍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名
 寨隘共二百五十六處

虔鎮總論

按南贛汀漳等處惟贛當四省之交漳南象湖長富諸巢交于閩賊魁詹師富等據之其西橫水左溪桶岡諸巢交于楚賊魁謝志珊藍廷鳳等據之其東南三泖九連諸巢交于粵賊魁池中容等據之不時四出劫掠為

患屢年三省撫臣往往相為觀望急則議請夾勦每踰
 時兵始集集則兵已竄匿徒糜餉費為居民患以此積
 至數十萬衆及王文成受命巡撫南贛躬率諸道進兵
 取上杭出其不意直搗象湖乘勝破長富及水行等四
 十餘巢漳南平十月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左溪再
 鼓而破種岡三洲賊猶悍黠擬官僭號聞各巢破懼而
 佯款陰增機險窳毒以虞王師文成故休士歸農明年
 正月計擒其渠魁遂舉兵擊其懈又一鼓而破三洲再
 而丁九連其分合先後筭無遺策然其勦兵之策選
 民兵訓練而不征調狼達土兵食匱第疏迪鹽法處商
 稅是而未始加賦編民已開縣治置巡司移郵驛總以
 周而垂裕到今矣

內夷總論

按夷狄之見於經者始于三苗今黔巴蜀以東歷湖南
 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峯山箐之中曰犵曰狝曰獠曰
 猺曰獐之類凡十數種皆蠻也其間最輕健者曰猫即
 三苗之後也依山以居其性習不常無有倫紀禮義
 國初于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日永順曰保靖曰貴州
 曰思川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司
 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

官以轄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其俗而爲之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得右虞分北之義禹其不叙之意也

制馭內夷總論

明興平定四海凡夷獠蠻獫狁狁之地西起巴蜀牂牁東抵襄楚北包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百粵三江大者蕪據連城細者保持深箐雖稍奉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健乍叛乍歸苟勤率過濫捐懷失策雄圖自縮狡窟益深况地廣官高擅利習兵生齒益繁財貨益充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憂禍茂玩中

士未可謂無虐也嗟乎夏典要荒周官蕃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湟絕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關國陋於綏人曲防窘于曠度苟醜類自獲飽暖中華不患荼毒吾文何求焉惟夫吏好蓄積政多懈弛或遠嫌自潔或求勝喜功於是侵轍日聞師徒數起網漏綱頽夷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畫正疆理則鄰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覈聞錢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事於節節修文德於廟堂猾亂之憂斯其鮮矣

圖書編卷之四十九終

圖書編卷之五十

南呂後學章潢本清南編

外四夷館考總叙

國朝自

高皇帝以神武肇基奄有萬國

列聖繼作 文命覃敷丹車所至罔不稽首稱藩獻琛恐

後王會之盛蓋自昔罕儼矣顧遐陬裔壤聲教隔闕語

言文字各成一家典象胥者不有專業何以宣

聖德而達夷情此四夷館之設猷慮甚弘遠也當是時為

館傳者多徵自外國簡吾子弟之幼穎者而受學焉是

以能習彼中之故實雖數十年後籍記無徵而爲之徒者猶能憶其師說不煩考鏡迨今貳百餘年曩之遺老盡矣官師之所肄習者卽語言文字尚不能該貫况其他乎今

上嗣曆之六年會暹羅使者來庭始闢館受譯課業少間輒進夷使而詢之具述彼國之山川道里食貨謠俗如在掌股間因以詢于韃靼諸館則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天寓內冠帶之國守官者馭臨其方猶必藉乘史以徵一方之文獻故措注不繆而與民攸宜矧雕結醜類豈不彼知彼乘而匿端彼不我知我安能令之懷且嚮哉余因是蒐輯往牒叅稽

國朝故實于凡所譯諸夷建置沿革山川巖易食貨便滯謠俗靡瀆與夫叛服之始末戰守之得失畧詮次成編弁于首俾初學之士得有所考以知夫彼國之委悉庶于譯學不無小補耳或謂創籍記事似也戰守諸計得毋尸祝而代庖乎蓋陸敬輿有言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形勢不同胡可專一則夫辨方記事隨事考文以備卒然之應者亦安得而不詳也方今

明良交泰四夷咸賓象胥之所譯者非請求職事則表獻方物也蓋以爲我能是是亦足矣然事變不常容有出於職貢之外者如近者俺酋請經于西竺暹羅失篆乎東牛其文移奏請皆曩所未有者非多識其何以應之乎若乃遺書解聊城之圍傳檄定邛笮之亂古之詰士蓋有以尺牘而當三軍者苟用之中機雖蠻貊之邦行之矣然則文事武備可以不並講哉

四夷邊圖可以知險要豫戰守之防四夷館考可以知故實待貢獻之使蓋夷狄之叛服不常服則綏之叛則禦之其事一也故合而存之以備考云云若夫圖以通行殊方館因字以審譯故後先彼此參錯不齊如百夷通甸八百三館又嘗列之雲南夷中惟在善覽者會而通之可也况圖之所載各國方位特其大略爾有圖載其國名而無考亦有記載頗詳而不見之圖者故諸圖總揭之於前隨依東西北先載古夷考畧繼述今時四夷館考并各夷見聞記載於後庶可與各圖參考焉

圖書目錄

卷五十一

二

制禦四夷典故

皇明祖訓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
不足以供賦得其民不足以供役若其自不揣量來擾
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土患而我與兵輕伐亦
不祥吾恐後世子孫以中國富疆貪一時戰功無故興
兵致傷人命慎勿為也但胡戎無西北邊境互相密邇

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不征諸夷東北朝鮮

即高麗其李仁人及子成佳今名且者自洪武
六年至二十八年首尾凡弒王氏四王姑待之 正東偏

北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朝
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 正南偏東大琉球朝貢
不特

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小琉球不通往來
不曾朝貢 西南安南三
太學讀書禮待甚厚

貢如暹羅朝貢如
常濱海 占城自占城以下諸國朝
時內帶行商多說詐

故河之自洪武八年沮至
十二年方乃得止國海濱 蘇門答刺濱
海 西洋濱
海 瓜哇濱
海

彭亨居海
中 百花居海
中 三佛齊居海
中 淳泥居海
中

洪武四年九月

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夷國為患中國者不得
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用兵古人言地廣非久安
之計民勞乃易變之源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茶
毒生民徒慕虛名及疲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
諸小蠻夷阻越山海不侵中國無煩用兵惟西北胡戎
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卿等記此言知朕意

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自行
天下乃命原潔與編脩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
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飾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
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
漠皆得其情

凡四夷分十八所設通事六十人大通事有都督都指
揮等官統諸小通事總理貢夷降夷及歸正人夷情番
字文書譯審奏

永樂七年遣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率官兵三萬下西
洋凡西洋功次卽非斬首選法不得減革十三年吏部
員外卽陳誠上使西域記凡十七

分別四夷種類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與其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
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而玉昭
禹釋之由東方曰夷其種有四南方曰蠻其種有八東
南曰閩其種有七西北曰貉其種有九西方曰戎其種
有五北曰狄其種有六而王制言東方之夷則曰被髮
文身言南方之蠻則曰雕題交趾皆不火食言西方之
戎則曰被髮衣皮言北方之戎則曰衣毛穴居皆不粒

食蓋其生稟習俗大畧如此而夷者則異類之總名也古帝王所以治之總之杜預所謂訓誥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疎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是而已然四夷種類猥多見于史冊者如馬韓夫餘百濟新羅挹婁扶桑侏儒長人等國皆東夷也盤瓠南平牂牁夜郎獠滇邛笮冉驪南詔松外諸蠻交趾黎峒海南諸國真臘闍婆占城等國皆南夷也羌無弋姚氏苻氏吐谷渾党項吐蕃泥婆羅大勃律骨咄西域諸國樓蘭車師龜茲焉耆於闐烏孫大宛莎車天竺波斯西方等國皆西夷也匈奴沮渠赫連烏桓鮮卑秃髮托拔突厥大漠契丹回紇以陀等國皆北夷也不能編載始錄其載統志圖考皆中國四方邊外之夷也其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谿峒山菁之中如曰氂曰狝曰獠曰獍曰獬之類九十數種皆所謂蠻也時或竊發備禦爲難故併列之云

外四裔總論

杜氏通典邊防總序曰覆載之內日月所臨華夏居中
生受正氣其人性而才慧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
生聖賢繼施法教隨時極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
其人君臣長幼之序立五常十倫之教備孝慈生焉恩

愛駕馬主威張而下安權本分而法一生人大齋實在
於斯昔賢有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亂誠謂前厚爲薄散醇爲醜又曰古者人
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交不爭自求自足蓋疾時澆薄美
往昔敦淳務以激勉其慕尚也然人之常情非今是古
具朴質事少因信固可美而鄙風弊俗或亦有之緬惟
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焉有葬無封樹
焉有手團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陳一二不能遍舉其地
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董舊風訓誥之所不可禮義之
所不及外而不內疎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前代
遠識之士亦已言之詳矣歷代觀兵黷武討伐戎夷受
自竊秦禍患代有始皇恃百勝之兵威既平六國終以
事胡爲弊漢武資文景之積蓄務恢封畧天下危若綴
旒王莽復元始之全實志滅匈奴海內遂至潰叛隋煬
帝承開皇之殷盛三駕遼左萬姓怨苦而亡夫持盈固
難知足非易唯後漢光武深達理源建武二十年人康
俗阜臧官馬武請殄匈奴帝報曰舍近而圖遠勞而無
功舍遠而謀近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
其自者安貪人有者殘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於戲
持盈知足豈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國之要歟我國家開

元天寶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競圖勳伐西陲青海
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積西恒暹之戰雲南渡瀘之役於
異域數十萬人向無幽寇內侮天下四征未息離潰之
勢其可量耶前事之元龜足爲殷鑒者矣

古東夷總叙

東夷有九種曰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
夷干夷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鍬器用俎豆所
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昔堯命奚仲宅囑夷曰暘
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大康失德夷人始叛其後如
后發卽位賓于王門獻其樂舞桀爲暴虐諸侯內侵商
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
三百餘年武乙衰弊東夷寔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
周初封商大師國於朝鮮時管蔡畔周乃招誘淮夷作
亂周公征定之其後徐夷僭號穆王命楚滅之至楚靈
王會申亦來同盟後越遷琅琊遂凌暴諸夏侵滅小國
秦并天下其淮泗夷皆散爲戶其朝鮮歷千餘年至
漢高帝時滅武帝元狩中開其地置樂浪等郡至後漢
末爲公孫康所有魏晉得其地而三韓之地在海島之
上朝鮮之東南百濟新羅魏晉以後分五韓地新羅又
在百濟之東南又東南隔越大海夫餘在高麗之北挹

婁之南其倭及夫餘自後漢百濟新羅歷代並朝貢中國不絕而百濟唐顯慶中蘇定方滅之高麗本朝鮮地漢武置縣屬樂浪郡時甚微弱後漢以後累代皆受中國封爵所都平壤城則故朝鮮國王險城也後魏周齊漸強盛隋文帝時寇盜遼西漢王諒率兵討之至遼水遭癘疫而返煬帝三度親征初度遼水敗績再行次遼水會楊玄感奔退又往將達涿郡屬天下賊起及饑饉旋師貞觀太宗又親征渡遼破之高宗總章初英國公李勣遂滅其國古之肅慎宜卽魏時挹婁自周初貢楛矢石箭至魏常道鄉公末東晉元帝初及石季龍時始皆獻之後魏以後曰勿吉國今則曰靺鞨焉大抵東夷書文並同華夏閩越之地秦平天下以爲郡及秦亂其帥各自稱王於故地武帝元封初楊僕滅其國遷其人於江淮墟其地自漢後人庶復集遂爲郡縣矣

古東夷考畧

朝鮮

昔武王封箕子於其地其後四十餘代至戰國時朝鮮準亦僭稱王漢武帝平朝鮮分爲真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歲

濊亦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自謂與高麗同種

馬韓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後漢時通焉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地與樂浪南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內率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自濟是其一焉地各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都曰支國

夫餘

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貳千里本濊地也

倭即日本

倭在韓及帶方郡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凡百餘國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統五畿七道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鄉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課丁之外不可詳見

高句麗

其先出夫餘王其地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

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都平壤即漢樂浪郡王險城城內惟積倉儲器械賊至方入固守王別宅于其側

豆莫婁

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夫餘地室婁之東至海方二千餘里

百濟

即後漢末夫餘仇台之後馬韓五十四國百濟其一也自晉以後并吞諸國據有馬韓故地其國東西四百里南北九百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千餘里西限大海至唐爲新羅渤海靺鞨分其地百濟遂絕

新羅

魏時新盧國焉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新羅其一也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東濱大海

沃沮

東沃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北沃沮一名置隔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與挹婁接

挹婁

卽古肅慎氏國周時貢楛矢石砮魏常道卿公時猶貢
其國在不咸山北夫餘東北千餘里瀕于大海南與北
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廣袤數千里

勿吉

黑水
靺鞨

國在高麗北一曰靺鞨邑洛各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
悍于東夷最強去洛陽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
善玉山北行三十里至和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壤水
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
日到其國其部落凡七種

渤海

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後建國自號震國王也
方五千里盡得夫餘沃沮并韓朝鮮海北諸國唐封爲
渤海郡王

蝦夷

海島中小國其使鬚長四尺左善弓矢

扶桑

地在中國之東去二萬餘里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
女國

在扶桑東千里每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
子百日能行三四歲則成人矣

文身

梁時聞焉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大直者貴文小曲者賤

大漢

梁時聞焉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

侏儒國

人長四尺又南有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

長人國

在新羅之東人類長三丈鋸牙駒爪黑毛覆身不火食

流求國

居瀨島在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煙火相望水行五日而至

女貞

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挈氏於夷狄中最微且賤五代時始稱女貞後更女直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番此其一也厥後阿骨打代遼而帝國號曰金八世而下國朝女直考在東北安定

本馬韓之種自云高麗舊壤渤海遺黎宋時嘗因女貞
貢獻

肅慎氏

東夷疆國地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自魏延興以來累
代入貢

乞列迷

有四種性好貪居草舍捕魚爲生腥穢不可近今入貢
北山野人

乞列迷別種養鹿乘以出入昔入貢今不通焉

黑水靺鞨

居肅慎地東瀕海西屬突厥南高麗北室韋離爲數千
部落我朝永樂二年來朝置海西衛云

生女貞

黑水部民在南者係籍于遼號熟女貞在北者不籍于
遼號生女貞卽今之黑龍江夷人也

東夷總論

東夷之性薄禮少義悍急能鬪依山墜海憑以自固上
下和睦百姓安樂未可圖也若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
間起則隙生隙生則脩文教以來之固甲兵以擊之其
勢必勝也

東夷總論

范氏曰中國之有夷狄如書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
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
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
四夷來王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
無怠荒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不
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
強致也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讐疾而欲
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徠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
夷狄亦猶中國之民也邇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
人乎王者于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
况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况不能勝而殘其民
乎仁人之所不爲也爲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
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慾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
民不可使列爲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旣
以爲功則失之必以爲耻其失不在於已必在於子孫
故有征討之勞饋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
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無失脩
其禮樂刑政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
不試以致大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于外如彼

其難也無求于外如此其易也然人君常舍所易而行
 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默故而謀新不入于秦則入于
 隋雖不至于行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

朝鮮圖



圖世三編

卷二十一

一



朝鮮國本箕子所封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為直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為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末嘉末陷入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璿居平襄城即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拔平襄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里餘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易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為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朝貢宋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悲嶺為界

國朝洪武初其主王顯表始封高麗國王改號朝鮮其國
偽分八道中曰京畿東曰江原本歲貊地西曰黃海古
朝鮮馬韓舊地南曰全羅本下韓地東南曰慶尚乃辰
韓地西南曰忠清昔古馬韓域東北曰咸鏡本高句地
西北曰平安本朝鮮故地分統和府州縣其忠清慶尚
全羅三道地廣物衆州縣雄巨最爲富庶俗尚詩書人
才之出比諸道倍多平安咸鏡二道境接靺鞨俗尚弓
馬兵卒精強東西南瀕海北隣女直西北抵鴨綠江東
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洪武二十五年徙居漢城遣使
請改國號

謂更國號曰朝鮮其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
殺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九都神嵩高海及鴨綠江爲
大

按高麗其國頗尚禮義安分守已自入

凶朝以來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小國事大之禮孟子
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雖然昔唐太宗以英武之
君親駕於樂浪玄菟之境而不能得志我

朝開明堂而受其朝歲時節序使幣往來曾無虛日是故
德化感召之使然亦壤地接近之故也樂天字小之道
其可忽諸

其經理朝鮮事宜

竊見倭入朝鮮以來

皇上廓如天之仁授之一封以罷戰息民至恩也乃倭自
絕于天復渡海來則廷臣交言朝鮮當救我師當出矣
顧師雖當出而用兵方畧尚宜講究昔漢臣趙充國有
言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兵法言善戰者先據不可勝之
地以示敵之可勝則所謂以全取勝也否則進兵不祥
易動難靜

國家之力專于一隅脫四夷內外復有蠢然而起者何以

應之前者屢奉

明旨勅朝鮮自行脩備中國兵無數千里轉餉為屬國防

禦之理

聖慮至深矣今朝鮮既不自強而必恃我以為強倭去後
來知我虛實亦必念前計之未工而後謀之益狡此非
可以虛聲下偏師克者當作萬全之計絕僥倖之意多
官所議但詳言設官遣將出兵處餉之事而于戰守機
宜進止緩急尚為濶略或欲搗金山據全慶守烏嶺恐
有輕進玩敵之虞或欲扼旅順守鴨綠屯寬奠恐有隔
遠遲誤之患臣等以為兵欲爭利當為自固之謀為自
固之謀先當擇要害適中處所以立根本不拔之基使

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戰則決能制勝守則必其無敗我
欲戰則戰非人可迫之而戰我欲止則止非迫于人而
止其峙如山其聚如淵如此始爲萬全無憂之計莫若
于開城平壤二處開府立鎮練兵屯田西接鴨綠旅順
之師使有所望而歸依東爲王京烏嶺之援使有所恃
而奮躍勢便則遣輕兵而趨利與倭夾勝勢不便則虎
踞此處足以壓其邪心而禁其無橫逸須得實心練事
才力蕪全者爲巡撫司道而專任之聽其便宜行事中
國之人欲以功名自見千萬里外者不少不問品流願
從者聽就中近其才能者數十輩分各處爲之長帥就
朝鮮之人雜之以漢人齊之以漢法教之以漢戰變其
偷惰之風作其敵愾之氣因而務農勸織通商惠工廣
樹畜之原開山澤之利其地多銅卽山鼓鑄以資軍興
一年之后本年之錢粟可以爲餉本地之民可以爲兵
中國之轉輸歲減一歲而本地之威力歲饒一歲但資
以火藥利器供其所乏而不必一一盡仰于
朝廷直待夷氣悉靜然後議撤如此賊知我之久屯不去
必且鳥驚魚散朝鮮知我之久屯不去必且景附響從
以朝鮮防朝鮮不煩中國而藩籬可厚倭奴可驅矣中
國之大無难于一倭所謂難者道路遠而費用多往返

難而人馬散彼爲主我爲客故也今倭屯金山數年且耕且輸已握勝筭吾不能然第欲以一旦調發千里爭鋒利在速戰不利持久勝負之數恐未有歸倘因糧于朝鮮而不我繼求戰倭奴而不我應一乘我敝禍不可言卽善能相持而軍無固志士有歸心勢亦危矣惟倭有屯蓄吾亦有屯蓄倭有轉輸吾亦有轉輸自寧前距開城一千四百里已據朝鮮之半蓋以朝鮮諸道之力乘瑕避堅可緩可急休息待時雖不速進蓋已不爲退計矣况以吾之步卒加之以馬騎而當倭之徒步以吾之兵矢益之以火器而當倭之徒兵則必勝之術始制于我開平既定得一步則進一步次第取慶尚忠清黃海等處屯守又如前法日迫月削而感之倭可立盡無疑矣凡舉事必先爲久計而偶值其早完則可苟先爲暫計而或不克如願豈不終可慮哉今談者但忿倭之不恭動以滅此朝食爲言徒求快目前不念危計不若從長計議設置巡撫司道帶領見調人馬先屯二處以資接濟以立根本仍

明示德意不責捷于旦夕之間而以經畫長久爲計烏嶺以南相機進止毋得浪戰損威烏嶺以北還定安集不許尺寸有失務使事舉而國不告乏兵出而人不知勞

倘朝鮮人不爲吾使朝鮮財不爲吾用又須更奏別議
勿悞大事庶幾保全勝之道也既定此策卽當通登萊
入遼之海路從此轉餉以資軍興從此渡軍以講水戰
使往來之人不疲於陸且令二鎮聯絡可以相援又可
以通朝鮮之黃城島涉金山而視對馬此爲長策當急
行者也言者欲轉浙直舟師從海入遼北海風高少山
嶼無棲泊所且舡各有宜宜於南者不宜於北以不習
之卒涉波濤之險又輕萬里之遠大是危事不若從內
地至登萊駕登萊之舟以入遼此最便安穩之計登萊
舟雖不能遽辦從今議造亦未爲晚又今言兵者動稱
南兵夫南方久不用兵所稱南兵非經戰之士蓋市井
少年耳虛有其名實須教習且南人風氣柔弱不耐寒
苦體力之強亦不能過北人獨其攻殺擊刺之法與器
械戈甲之利本爲制倭設者不可不循倣而用彼方老
將猶能言之臣等以爲招南兵不如求南將以南將教
練甚易與所募南兵參而用之此亦長久之計也昔趙
克國欲困先零則屯金城諸葛亮再出伐魏則屯渭濱
羊祜當吳則襄陽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
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蓋以兵非嘗試之物不
得已而用則當爲老成持重長策而行之今忠猷滿廷

臣等亦試陳其愚雖機宜未必中而意則昔人之意不無可採

女直語

女直卽古肅慎氏後漢名挹婁元魏名勿吉隋唐名靺鞨五代時始稱女真後避契丹主宗真諱更名女直宋自建隆以來嘗入貢中國至天聖後始沒屬契丹其酋長號完顏氏者本新羅人爲女直所推服漸強大數傳至阿骨打遂滅契丹國號金後又爲元所滅設諸府路領混同江南北水達達及女直人今海西熟女直卽其餘種也其地在混同江東瀕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北至奴兒干中有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巔上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北流爲混同江混同江在開原城北千里五里又有松花江在開原城東北千里黑龍江在開原城北二千五百里與混同江皆南入松花江永樂九年春遣將將水軍駕區艦至江上召聚諸酋豪餌以官賞於是東旺佟答刺哈王肇州鎖勝哥四酋率衆降始設奴兒干都司以四酋爲都指揮賜勅印又置衛所二百八十二官諸小酋爲指揮千百戶鎮撫又有地面五十八站七寨一皆令三歲朝貢官賞羈縻之又置馬市開原城通交易稍給鹽米布贍諸酋豪

使保寨不爲邊患各路有水陸城站自湯站東抵開原
曰建州毛鄰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廬建州毛鄰本渤海氏遺孽喜耕種善組紡飲食衣服頗有華風建州夷最強无善治生其在開原北近松花江者曰山夷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卽生女直亦有室廬江夷爲強海西有山夷卽熟女直完顏餘種亦務耕稼婦女喜金珠倚山作寨亦名山寨夷數與生女直讐殺百十戰不休諸皆善射馳獵好盜其左右二衛最無賴江夷以北有呵哈異得悍狡自相雄長大抵東北諸夷建州最要害居中與諸夷勢聯絡相犄角五嶺喜昌石門險隘人騎不得成列虜人咽喉永樂間開原降虜楊木峇戶者率數百騎奔建州已而建州酋李滿住款塞求內附駐牧蘇子河日曠盛靖難未久專事撫綏諸夷漸爲邊患一歲間入寇者九十七殺虜吏民十餘萬正統末附先也入塞侵遼東西景泰中諸酋多死也先之亂盡失勅賜諸子孫不得請官以舍人入貢賞宴大減以故怨忿思叛成化二年酋董山遂糾聚入寇三年武靖伯趙輔都督王瑛左都御史李秉督軍率漢番京邊官軍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輔秉曰山不可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潭河柴河越后門上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

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溪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渡蘇子河至虎城期日會兵進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率兵萬人過其東走我兵擣賊巢虜遁擒斬俘獲虜指揮若女等千人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子乞降

朝廷憐而釋之明年留韓斌為副總兵防守築撫順清河驍陽諸堡未幾諸夷憤欲報山僻相約入寇十四年入塞殺掠人畜無算巡撫陳鉞掩降虜為功又附太監汪直開邊隙出塞撲殺諸夷諸夷益憤大入塞殺掠吏民遣兵部侍郎馬文升及直撫剿直幸用事陰為鉞地要文升借行文升弗聽直還遂誣奏文升妄毀邊釁竟謫戍重慶已而直敗文升得雪正德八年海西加哈義叛嘉靖二十四年巡撫於敖臧賞物夷人大譁不從拊顧詐殺諸譁酋夷人大恨數入塞殺掠大祿二十七年火虜通兀良哈諸女直入遼東西大困

總論

按古人謂女直不滿萬蒲萬不可當以今日觀之都司一衛二百八十四所二十其人豈止萬哉

文皇神謀睿筭銷愚于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守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聯屬各自朝貢而

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來無東北之患其間惟建州兀者
毛隣二者部落頗重時或竊犯邊鄙往往生于邊將之
貪功生事或撫馭不以道或誅求過其分請擇人以爲
將帥使其無事而預備之先事而調和之用事而切責
之不責以非常之禮不徇其分外之求則畏威懷德矣

日本國序

日本在溟渤之東其地形類琵琶東西數千里南北數

百里九州居西爲首肥前肥後豐前豐後筑前筑後日向大隅薩摩陸壘居東

爲尾至山城早程七十五日舊云陸壘爲頭薩摩大隅爲尾者非山城居中乃彼國

之都也山城以東地方廣邈雖倭奴遠服賈者不能閱

歷而知况華人乎故其島之數可考按舊圖山城以東中爲近江伊賀尾

張三河美濃飛驒信濃上野陸壘北邊海爲但馬丹後若佐加賀越前越後越中出羽甲斐常陸南邊海爲攝

摩攝津太和田內遠江駿河伊豆相摩武藏下野東北懸海則爲佐渡在南懸海則爲志摩七島上總下總安

房而其間廣狹至於有不能考者今姑據昔之所聞者

而述之山城之南爲和泉其南海壘泊舟者爲阿賣介撒凡爲歪打阿波爲于撒凡

為天正者 又其南為沙界之東南為紀伊 東為三河出海之口南濱

為沙界衣 大海其島為康大 紀伊之西為伊勢 北為三河其舉為腰大為阿乃奴子

山城之西為丹波左為攝津 其舉為飄船谷為阿家世奴辣為素埋為男女懷東

南懸海為 左之西為攝摩 其舉為那敗為合箇世為杭荊為我這古為磨羅 右

為但馬石之西為因幡丹波西為美作左為備前 其舉為亢

什麼能為茄賣 左之西為備中 出鉄其舉為山子加為言奴乎賴為那什麼南

為東島懸 右亦因幡右之西為伯耆 沿海俱白沙無舉可泊其鎮為阿家

殺記為倭子介為他奴賀知 美作之西為備後之北境 其舉為竹島懸海三十里

其舉為一子該一知為干奴鼻 出雲之南境 其舉為番你為山子

為和奴密知為拿敗為救東大 後之西為安藝 其舉為翁家搭日見敗為法子加一枝

介為欽子溪為斤流為非頓咄為失喇哈咄為也生 備 為密和奴失記其北為震岐懸海三百五十里

宮岳懸海 出雲之西為后見 出銀與銅其舉為南高者馬為番馬搭為云為倭奴

至海三千里 安藝后見之西為山口國即古之周防 市為有奴子止

州也 橫直二百四十里其南邊海之鬼為翁哥里為密 火逝里為東大為陀奴米為哈迷奴失記為奴羅

市米其北邊海之舉為斯殺為賣抵哈打為夜 山口之 市為高奴鳥刺北至三島海面三百五十里

西為長門 橫直皆二日程舉為花浦為董剛為番 關渡 記為倭委北至三島懸海二百五十里

在焉 其西早關為河介馬 渡此而西為豐前 橫五百里直四百里

其與為可苦賴為賴介襪次為大義地 其南為豐後 橫

為野慢茄為阿世夜為暮治為一賣 又其南為日 皆六百里其舉為福乃為倭几奴法賣為

鎖孤舟為由奴鳥刺為撒一基為鳥四基 向 豐前之西北為筑前 橫六百里直四

其舉為多故奴甫治 其舉為多故奴甫治

百里其界為右勢為加善里為加打野馬為多賣里為一萬字為奴打為世加為經字里為多罷為密那多為法塔時即博多之別名也其止離伊岐島海面五百里 **西南為筑後** 橫直皆二百五十里

後之南為大隅 其南濱海之界為什麼鳥思迷今之人訛傳為懸海懸海乃大漁州也大隅與日向薩摩等連

大隅之西為薩摩 橫直皆三百六十里其界為暗字刺為起壤名為九州

麻子記為羊埋高為東國什麼為罷里為拖馬里為強頭馬里為豐哥里為年市米為仙堂為審字署 **豐**

後東南懸海為土佐為伊豫為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為

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為佐加關 土佐至佐加關海面一百八十里佐加關至豐

後海面 **薩摩之北為肥後** 橫直皆五百里其界為牙子

七十 **肥前** 橫直皆五百里其界為鐵來為言奴

一國撒介介刺為開 **又其北為肥前** 舉為鐵來為言奴

懷世刊為薩加什 **又其北為肥前** 舉為鐵來為言奴

氣子為法司奴一計為容舍其內沿湖泊舟交易之處

為委善刺為知十至為法一愛為夜間迷為坐迷子

迷坐骨知為一掃骨拂為愛奴乎喇為世子為迷古里

為失撒為 **肥前西懸海為平戶** 博多海面四百五十里

麻撒 **肥前西懸海為平戶** 博多海面四百五十里

之西為五島 五山懸海相錯而生其中其界可泊乃日

望無山直抵陳錢壁下此島與薩摩相去一千五百里

與肥前相去四百三十里與平戶相去二百五十里五

島至山口必出平戶經過其界為乃路為倭齊家為北

衣屋奴密為通記為達奴鳥刺為鳥苦為話哈達

為多藝為伊岐 橫直皆七十里至對

界為哥為其大密東乃為拂乃哥世西北為堆沙几為

山谷為撒思乃為知六磨為你他北為倭奴鳥刺

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 各島之人俱至堆

三舉開洋至高麗之則失 **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

多順風一日約五百里 **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

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

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舶回則徑收長門因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人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

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

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湖島分隸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

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

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隸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

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猫洋入金堂蛟門犯象山奉

化由東西厨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浦關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風

多則至李西懸壁下隄錢分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

觀過漁山兩頭相三姑山入鯉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

天子出大一統之治也山口豐後出雲關三軍總督府

之各以大權相吞噬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蕪并肥前

等六島而已肥前肥後筑前筑後豐前豐後山口出雲以貪滅亡山口原并

國十二日石見長門安藝備前備後備中出雲伯岐州

後因幡但馬後出雲奪歸其地山口長子必焉其君亦

為陶殿所殺豐後君以其弟攝山口事吞安藝安藝殺

之嘉靖三十六年山口無君豐後獨稱雄焉山城若金

印勒合久為山口所有向未入貢俱山口自主山城惟

出名而已陶殿之亂官殿勸合俱焚金印亦損一角不

知所歸貢欲望彼國之約束諸夷斷斷乎不能也愚聞

之軍志曰無恃其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斯言也禦倭

之道備矣告自今大修祖宗舊制禁戢沿海接引之人擇守令阜民生儲糗糧練

圖書編

卷五十一

三十一

晴銳寇來則殺之入貢則撫之通商則絕之如是而亂
有不息者吾未之信也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犯錢塘

過大小澗徐公入盤

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

潭

過馬積潭

犯大倉

過馬積潭而西北

或過南沙而入大江

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

口則犯淮安入若在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陽

犯登萊

廟港灣則犯楊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

若在五

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

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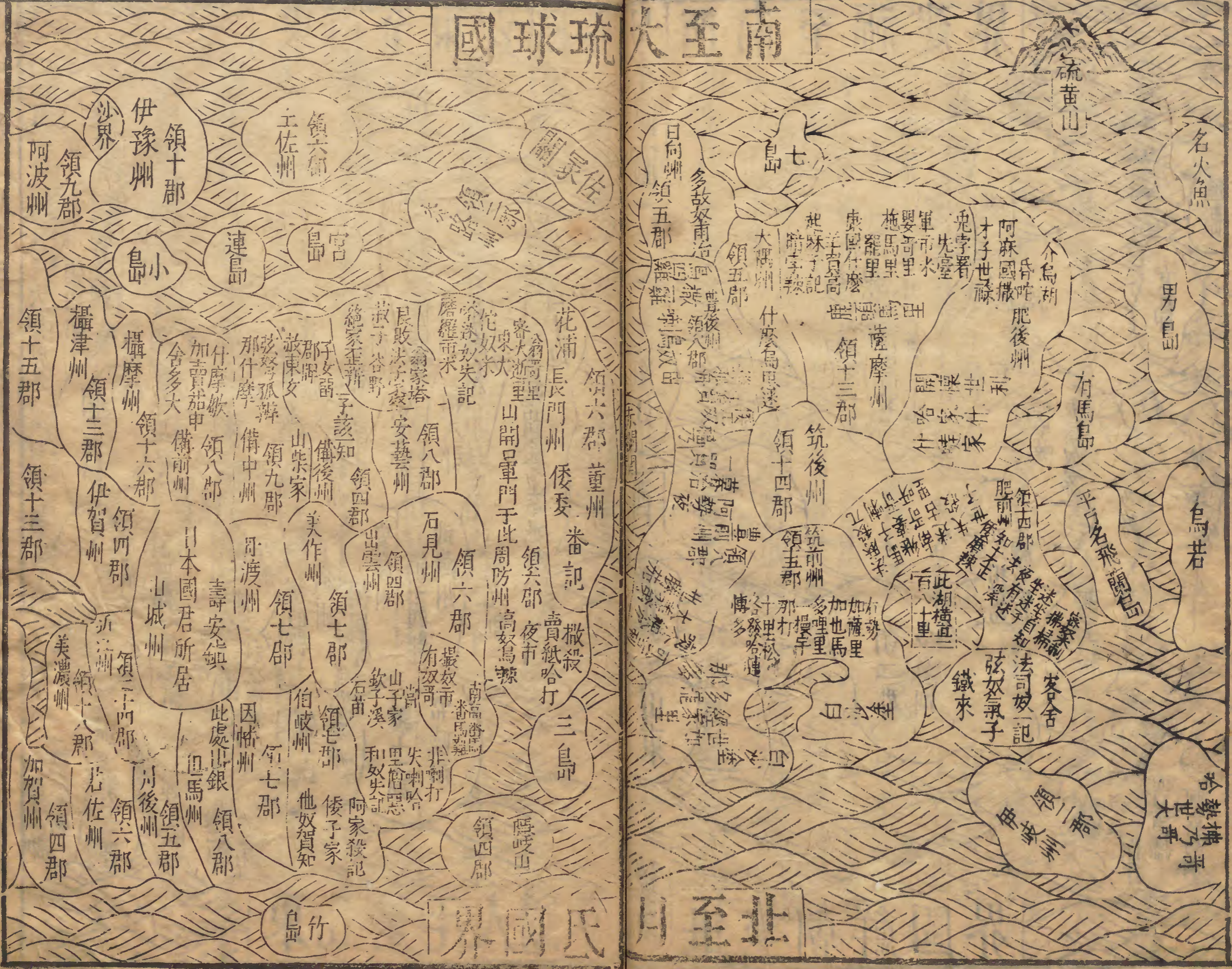
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

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日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

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撓之

處焚劫之權若倭得而主之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

南至大琉球國



北至日月界

東南至東女國界



東北至毛人國界

日本國

考在國回館今移于此以便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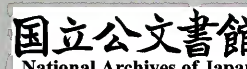
日本即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依倚山谷高麗在其北
 新羅百濟在其西北地勢東高西下於閩浙為東北隅
 王以王為姓文武僚佐皆世其官有五畿七道各有所
 屬州州以統郡其附庸國凡百餘自北岸去拘邪韓國
 七千里曰對海國又南渡一海千里曰瀚海國又渡一
 海千餘里曰末羅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伊都國又東
 南百里曰奴國又東百里曰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
 曰梭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曰和馬一國其次
 曰斯馬國曰已百支國曰伊和國曰郡支國曰彌奴國

曰好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
 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呼邑國曰鬼國曰鬼奴國
 曰和馬國曰射臣國曰巴利國曰支惟國曰烏奴國皆
 附倭境其國小者百且大者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
 多不過一二萬自漢武帝滅朝鮮驛通漢者三十許國
 皆稱王其大倭王居和馬臺國即邪摩維是已炆武中
 元初始來朝貢後國亂國人立其女子曰卑彌呼為王
 卑彌歿其宗女壹與繼之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
 歷魏晉隋唐皆來貢稍習夏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
 曰本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名或曰日本故小國為倭

所併因冒其號焉宋雍州後累來朝貢熙寧以後來者
 皆僧也元至元初遣使招諭不至因命使由高麗且介
 高麗王植致書諭意皆不報至十七年春二月顧殺國
 使杜世忠等世祖怒於是召范文虎議招募士卒伐之
 踰年遂率兵十萬以往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文虎等擇
 好舟乘走棄餘聚山下眾推張百戶為主將伐木造舟
 會倭來戰盡殲焉逃歸者纔三人終元之世使竟不至

以上俱寰宇一
 統等志及元史

本朝洪武二年命臣趙秩往諭其國王良懷遣使臣僧祖
 朝貢自後數歲一來後屢入寇且與胡惟庸通謀惡之



著爲訓絕不與通爰命信國公湯和經畧沿海自遼左
至徐聞甚具詳具沿海圖志永樂以來嘗遣太監鄭和
招諭諸夷日本首先納款乃給勘合百道許其通貢仍
非時寇至十九年大寇遼東等處總兵官劉江盡殲之
於望海壩海氛始熄百八十年海上恬晏姦商造孽乘
時跳梁大掠沿海內地自壬子至戊午幾至滔天幸而
崇魁授首兇醜頓衰雖間或弗靖然要領絕矣故永安
長筭其猶須詳議乎

海寇圖說

始倭之通中國也實自遼東由六朝及今乃從南道浮
海率自溫州寧波以入風東北迅自彼來此約可四五
日程而西風迅自此之彼約亦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
遠而去閩浙甚邇石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
月南北也短行三日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
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
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
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
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人寇則隨風所之東
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
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

彭島分或之等處或
之花可長樂縣等處

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

遷東北多則至烏沙即分艖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

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猫洋入金口門犯象山奉化由東

西歸入湖渡犯昌國入石浦犯台州入桃諸海門松門諸港正東多則至

李西畧壁下陳錢分艖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源山兩

頭洞三姑山入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泛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徐公入子門諸山薄

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荊南匯過馬頭潭而西犯太倉過馬頭潭而西

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奈山而入寮角在大洋而風

欵東南也則犯淮陽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犯海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

而越而止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

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

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自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

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

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為大汛九月十

月為小汛其停撓之處其劫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

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

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三前等後博多

日向攝摩津州紀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

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

有淑有愚富而淑者或因貢舶或因商舶而來其在寇

舶率皆貧而惡者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義相吞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大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滅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山城君倭王別號也此段乃崑山鄭上舍若魯所聞於蔣州夷萊庭云

海中泊舟

自潭岸山以北以西之海水淺多硬大船誤閣則破壞且無避風安舉兵船至彼如遇夜必須富洋下碇碇不能堅每被急流飄去或夜半發風則尤危然多賴天非妄計然則宜如何曰錢塘江鳥嘴頭浦內船兵不可無餘則棟陸兵精率一枝以待而嚴龕楮嘴謂高麗救倉猝或曰賊舟何能至此因賊用單桅小舟徑抵山邊閣乾登劫故必用陸兵追捕方不走脫若以兵船必高大方能勝賊如與賊舟等則勝負未可必也今言禦賊於海也易要非通論海本遼濶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幾風順而重則不問潮候逆順皆可若風輕而潮逆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有極大西北風也操舟者見此風候須急救安舉兵船在海每日遇晚俱要酌量收舶安舉以防夜半發風至追賊亦要預計今晚收船何舉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及矣

海中舉港

沿海之中上等安舉可避四面颶風者凡三十三處曰
 馬蹟曰兩頭峒曰長途曰高丁港曰沈家門曰舟山前
 港曰潯江曰烈港曰定海港曰黃岐港曰梅港曰潮頭
 渡曰石浦港曰猪頭島曰海門港曰松門港曰蒼山舉
 曰王環山梁舉等舉曰楚門港曰黃花水寨曰江口水
 寨曰大舉曰女兒舉中等安舉可避兩面颶風者凡一
 十八處曰馬木港曰長白港曰滿門曰觀門曰竹齊港
 曰石牛港曰烏沙門曰桃花門曰海關門曰九山曰
 溪舉曰牛欄渡曰口門曰大陳山曰大床頭曰鳳凰
 曰南鹿山曰寬舉其餘下等安舉只可避一面颶風如
 三姑山衢山之類不可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停
 久恐風反別迅不能支矣又潭岸山灘山許山之類皆
 團生無舉一面之風亦且難避可不慎乎

海戰用舟

海戰雖藉風潮全在舟械堅善今造以利徒既苦窳疎
 薄而軍數率詭名冒餉卽執械下旋俱乏人故兵不可
 戰而舟難出洋甚者利倭焚燒以滅跡藉口弊焉極矣
 觀元兵至五龍山大風破舟然范文虎猶擇得堅好者
 乘以遯使能盡護破舟奔山之人不自相爭猶可一戰

以俟伐木造艦而相棄如供莽無約束遂致被虜俱殲
同葬鯨穴可恨哉

邊海守備

國初懲倭之詐綠海備禦幾於萬里其大為衛

置軍四千六百

四十次為所置軍一千又次為巡檢司置弓兵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

大小相維經緯相錯星羅碁布狼顧犬防故所在製有

數百料大船八槽哨船若風尖快船高把稍船十槳飛

船凡五等至如昌定海昌國貢道所經切近彼島則船

數陪從他處而以時出哨各有限準如三月為頭哨五月為二哨

三哨號大汛至六月為三哨風及秋七八九月亦為三哨

至各港坎壘所則又設有水寨營柵以止舍之而統指

揮千百戶鎮撫總以闡職督以憲臣所以制禦之者密

矣而歲久人玩法去盜生二十年來山頽瀾倒當事者

見不可用遂別募以充遠徵以禦改造巨艦一切從宜而舊法

因廢不講則亦懲咽之過矣自頃客兵驕暴鮮克宣勞

故中外建言鄉兵似矣然狗名弗思終屬文具夫所謂

鄉者對客兵而言豈謂荷鋤秉耜穡奴牧豎然哉竊謂

衛所巡司軍壯弓兵之類宜因舊法潤澤損益之務足

故伍或抽羨丁壯或僉壯士無論軍舍通融奏攢優與

津給而以其半哨守其半團練更迭肄之俾皆可戰或

慮一時未習不足應猝則量留舊募與調之選以備緩
急久之或可盡罷一守石浦而循焉雖然此特治其標
未云爾若夫約已裕人宜民酌損脩明法紀變易風俗
力挽衰頹黷冒之習務敦忠實節愛之政是謂自治是
謂先爲不可勝則存乎其人焉矣

海中風汛

按海寇舊乘風汛易於爲備歲凡仲春東南風始迅番
船乃西北行至秩而歸今任其何風可轉帆借發往者
出新羅百濟至遼陽南下

本朝初由大小琉球迂繞福建至浙近乃發五島由八
山霍山直對寧波不五日夜必至浙發則無時

海寇情弊

按國初吳淵穎論倭書說盡事情乃引辛毗對魏文帝
之言曰罷我互市任彼貿易中國免激利之名外夷知
效順之實計莫便於此惟其商道不通而利之所在人
必趨之不免巧生計較商轉而爲寇商道旣通則寇復
轉而爲商彼其旣犯國禁思圖苟安因嗚引勢家同作
勾當行之旣久不免惹起奸圖大生覬覦時則不因商
貢不通而實成寇心矣伏按

國初禁海之例始因遣諭不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欲

與閉絕之故非以通商之不便耳惟其不通商而止通
 貢所以正德年間各道爭貢以規利市在彼國則強請
 勘合倭王遂不能禁制在中國則有宗設宋素卿之禍
 而漳寧惡少則其陷負固而縱肆橫行然以前狡僞未
 備華夷兩家行之既久併力合作乃有不可知者推厥
 所原各為行商之意而終貽地方之害能無處乎

禦倭問答

問曰近日倭寇剽掠為患倏來忽去備之無餘力攻之
 無定形何以保東南民社而安室家也曰聞諸洪武永
 樂間倭夷數犯而莫禦今惟漳寇耳且勅巡撫嚴督之
 是以激而變生欲弭之請考前之無寇者何謹微以物
 漸不必過嚴不治治之而寇息矣

又曰禦海寇與山寇不同故禦山寇利用攻禦海寇利
 用守攻貴神速守貴招降是以憲臣廣稜檄文以誘其
 從將臣勤加巡望以嚴其備則海寇得生而居民無擾
 也

又曰禦寇無難在得人在據險在利器在足餉在令嚴
 夫統率統縉士卒庭羸人匪得也南藍田以及興福東
 龍王以膺琴室北武場以至楊村疎而且曠險勿據也
 戈矛幹脆而鐵綉甲冑線穿而紙糊器不利也歲久不

支包侵爲弊枵腹稱貸妻子啼饑食不足也守而敵者無功退而逃者不罪令匪嚴也必總戎者身先行伍內守者勤加策應伏兵以絕汲道寫遠居民則徙之入城此保海鹽一隅之策若欲海寇悉平必須憲臣奏請沿海凡泊船處所多設市舶司有貨稅貨無貨稅船出地方給以票証人皆好生而嗜利化寇而爲良善且因以裕國用矣

又曰破海寇其策有三防其源困其遙間其黨也沿海出船海口查其家註之冊誘其親屬俟寇回諭其降以自新不罪又嚴禁不使招引下船則在海者曰戒而無增之防之策也海寇食必須米飲必須泉截其掠米汲泉之路可也可泊之處悉立鐵尖撞椿隱于水面礙其來船可也調其聚泊束芻灌油桴筏隨之順風縱火可也此困之策也或取重囚許釋其罪持檄往喻能殺大船寇首來降者賞以爵能殺小船寇首來降者賞以金登岸對陣投戈自降者不罪或用木牌硃漆書寫順流浮至海船聚處寇必取視自相猜疑而黨不固矣此間之策也夫用間自古長勝之策不特可消海寇而已也

日本國考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至海東北至大山國主世以王為姓群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人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二十餘國倭主最雄長者居邪馬臺即邪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

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併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書諭其王良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如臣表夫不來庭不臣則脩兵自固先是勝國時曾遣使趙良弼擊日本遂絕不通中國此秩至疑為良弼後將刃之秩言

今天子用夏變夷非蒙古比且曉以禍福王乃懼禮秩遣僧送方物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温州五年遣明州天寧僧祖闡南京瓦棺寺僧無逸開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澈浦温州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為總兵官出海巡倭寇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馬刀扇

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庭
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
上覽表曰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安置使
人於陝西番寺十三年遣使詔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
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却之諸僧皆安置川
陝番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

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十五年歸庭
用又來貢于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
蓋

謂所謂日本雖朝貢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
之也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
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遣信國公
築慈來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為戍兵二十
二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
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築福建漳泉人為戍兵二十
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高巡
視兩浙防倭三月又刺都督楊文舉又勅魏國公徐輝
祖安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守倭二十八年寇金
州靖難後太監鄭和等帥舟師至萬下西洋日本遣人
來貢併擒犯邊賊二十餘人即付使人治之縛置甌中

永樂二年使還遣通政趙居任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
 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
 過二百人若貢非斯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
 任還不受王餽

上喜厚賜之尋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誥冊封為曰
 本國王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

上為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益奸狡時時
 令各島人掠我海土九年寇磐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

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往還所掠海上人十
 六年遣使謝罪十七年倭賊數千分乘二十舟進圍望

海壩遼東總兵劉榮率精兵設伏出奇斬首七百四十
 二生捕八百五十七召榮至京封廣寧伯自是不敢窺

遼東二十年寇象山宣德元年遣人來貢人船刀劍不
 奉我約束

上諭使臣自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
 十石則受七年遣人來貢如約束受之八年源道義卒

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吊祭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
 自得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即

不如期倖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為畫可條
 奏即復許貢云不為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

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
稍如約遂許其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
漸疎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渚焚劫屠掠慘毒不可言
於是

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脩戰艦合
兵分番屯住海上寇盜稍息七年來貢十一年復寇寧
年浦成化初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矯稱進貢守臣爲請
于

且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陳貽書張主客力言其不
可許二十年遣周瑄等來貢弘治八年番莫來貢正德

六年宋素卿來貢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勸人朱澄
告言素卿本臣從子叛從夷人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
正使釋之令諭王效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椿等來貢嘉
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
遣僧宗設緬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
凡番貢至者閱貨筵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
卿奸狡饋市舶大監以重寶先閱瑞佐貨宴又令生宗
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與相讐殺太監又陰助佐
授之兵器殺總督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
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

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自是番貨至不得市輒
賒奸豪家久之奸豪欺負日積番人坐索不得償遂出
沒海上爲盜諸負貨者利其速去以危言嗾官府出兵
捕之番人益怨恨大肆殺掠而中國又多爲之嚮導於
是工忤瘋徐必欺毛醜瘋之徒皆我華人稱王海島攻
城掠邑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紈爲浙江巡撫都御
史蕭領福興漳泉軍務紈勇于任事上章暴二二勢豪
通番狀竟爲勢豪阻誣被劾志憤卒其所任福建副使
柯喬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皆論久繫獄於是群盜肆
起益無忌憚三十一年殘黃石掠定海全浙騷動遣都

御史王忬巡視兩浙蕭領福興泉漳四郡以都指揮俞
大猷湯克寬爲參將剿賊時兵政久弛所在無備忬經
畧未幾群盜總至勢益猖獗三十二年大猷出洋焚賊
巢群賊乘風奔突倏忽千里徧畧溫台寧紹杭嘉蘇松
淮揚十郡破昌國臨山鄞甯乍浦清村南匯吳松江諸
衛三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臯通州皆被殺掠是時
復用盧鏜爲參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未幾工部
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海道遂遣文華行禱公
私勞費不貲皆歸囊橐比忬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
天寵代忬南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

王江涇之捷文華又出監督監軍素忌經天寵逮詔獄
論歿西市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
楊宜代經自後賊益熾縱橫出入二十六郡宗憲計擒
賊首王直浙西江東稍得安寧浙東温台江北淮揚尤
被其毒時李遂巡撫淮楊以智畧誘至廟灣縱兵殲之
四十年賊破興化政和壽寧平海銅山寧德等郡縣巡
撫譚綸總兵戚繼容募浙兵剿平自是始更置政府紘
轡一新中外文武大臣悉心經畧武衛稍振賊雖時肆
寇掠多創少利沿海郡邑始免倭患矣

計處倭酋

按平秀吉此酋起于厠後由丙戎至今不十七八年而
篡奪國兩詐降諸島繫其子弟臣其父兄不可謂無奸
雄之智興兵朝鮮席捲數道非我

皇上赫然震怒命將東征則朝鮮君臣幾於盡爲俘虜不
可謂無攻伐之謀整造戰艦以數千計徵兵諸州以數
十萬計皆曩時之所未有日夜圖度思得一逞不可謂
無窺中國之心使其遣酋出衆乘風揚帆寇我沿海府
郡備禦兵力容有未完一時勝負得失是未可知也然
臣等竊料平秀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
至此彼國諸酋欲爲秀吉之爲而思據奪之者甚衆陰

謀伐國構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幸侃逼令州官義久
殺其弟中書以自明義久不得已而佯爲降順真心未
嘗一日忘秀吉也奪豐後州官之妻爲妾民間妾女充
塞野內淫虐百端諸州質子禁若囚圍父子兄弟不能
相見其不勝其仇讐忿恨之情日本原無征科之擾而
今令各州遠道輸糧原無興大兵動大衆之舉而今則
徵發騷然舉國鼎沸倭之人民何以堪命日肆殺人而
虐其噬多行不軌而慮其毒故出則蒙面則移徙彼
亦自知其不免于禍以事理策之秀吉之自底滅亡可
計日而待也今夫謀動干戈驅無辜之蒼赤而欲盡
滅亡之地此爲神明之所不與恃其取諸州之故智以
襲朝鮮憑其破朝鮮之餘威思犯中國蓋起國內之將
爲無前之舉怒臂當車不量彼已兵驕者敗豈可長久
且彼雖十萬之衆航海而來我沿海舟師以至待客以
逸待勞隨至隨擊勝算在我而又絕糧導其其所之彼
未可以遽入吾地也戰艦雖巨而多離船則不能守守
之則不能登陸而戰兵以數萬計日須數萬石之糧我
堅壁清野使無所掠食則困斃立至曩時倭犯浙直閩
廣之間雖有生靈受其塗毒卒就殲滅曾無生還昨入
朝鮮之倭不下一二十萬遇我

王師僅二三萬一戰退怯偵其死亡者過半其伎倆可知矣最爾夷邦主者不過一匹夫之勇左右羽翼非素親信曾無韓白之畧又或懷豫讓之謀故以臣策之此酋必不能得志于我而不戢自焚旋就顛蹶亦理勢之所必然今中外洶洶有畏蜀如虎之意者皆過也若夫封貢之說臺省禮部諸臣言之甚詳臣等無容復置其喙竊謂日本有山城君在雖其懦弱名分猶存一旦以大朝封號加之僭逆之矣且將置山城君於何地崇茲亂幸紀廢倫非所以令衆庶而示四夷也北虜俺哈之孫把漢那吉來投於我我執以爲質而彼卑辭處之因而還其孫那吉與之議通貢市假以王封

先帝有不殺之恩北虜無要挾之迹此一時機會偶有可乘而然而今非若此也王秀吉無故興兵聲言內犯陷我屬國東征之師相拒日久損失日多碧蹄戰後暫退釜山尚未離朝鮮境上而我以細人之謀聽其往來講封講貢若謂

朝廷許我封貢則退不許我封貢則進要耶非耶近朝鮮國王李~~必~~奏稱倭賊方于金海釜山等處築城造屋運置糧器焚燒攻掠無有已時至稱屠戮~~留~~州歿者六萬餘人尚可謂之退兵乞和耶夫乞封固非秀吉本謀然

藉此名號以讐服諸夷益以恣其狂逞之志則秀吉亦
姑爾從之行長小西飛諸酋懾于平壤王京之戰既未
能長驅直入而入朝鮮者又歿亡數多恐無辭于秀吉
喪師之戮亦姑假封貢之說以詒秀吉而緩其怒是以
沈惟敬輩僥倖苟且之謀得行乎其間若我經畧總督
諸臣不過因惟敬輩而過信行長諸酋又因行長諸酋
而錯視平秀吉不知秀吉豺狼之暴狐兔之狡變詐反
覆必不可信義處者也茲觀總督所呈請封表文末
云世作藩籬之臣永獻海邦之貢因封及貢其情已正
於此蓋秀吉狂謀蓄積已久一封必不足以厭其意要
而得封必復要而求貢永市得隴望蜀憑陵及我

朝廷又將何以處之朝鮮李暎之奏亦謂賊兵仍舊屯留
聲言待

天朝准許封貢乃退又放出臣貳賤息無非所以姑緩天
兵而求逞兇計則倭酋之情朝鮮君臣知之矣今當事
之議欲令倭盡歸島不留一兵于朝鮮以聽

命顧彼方進兵攻掠肆無忌憚又安肯收兵還國幡然順
從揆情度勢臣等恐其不能得此乎彼也即使暫時退
兵旋復入寇敗盟之罪又將誰責即議者多謂封貢不
成倭必大舉入寇不知秀吉妄圖情形久著封貢亦來

不封貢亦來特遲速之間耳六十六州與朝鮮一國先
和後取此其狡謀明甚奈何堂堂

天朝而可下同於夷邦小國之愚耶伏乞

皇上下大震

天威罷議封貢明

詔天下以倭酋平秀吉干犯

天誅必不可赦之罪薰

勅文武將吏及

詔諭日本諸酋長以擒斬平秀吉則有非常之賞破格之

封

朝廷不封亮逆之夫而封其能除亮逆者以此曉然

令於天下然後奸權喪膽豪傑生氣平秀吉一酋不久當

殄滅無難也臣等迂謬以為今日之計莫妙於用間莫

急於備禦莫重於征剿何者倭酋倡亂惟在乎秀吉一

人諸州酋長多面降而心異中間有可以義感者有可

以利誘者秀吉原無親戚子弟股肱心膂之人儻得非

常竒士密往圖之五間俱起神秘莫測則不煩兵戈而

元亮可擒一獲元亮倭亂頓弭故曰莫妙於用間備禦

之策頻年屢奉

明旨申飭當事諸臣亦云嚴矣臣等竊惟遼陽天津兩地

密邇

京師一由朝鮮渡鴨綠江而上二由山東海面乘風疾趨設有疎虞令倭得長驅而入震驚

宸極此不可以不慮宜將東征之兵挑選或增募二二萬人遣大將二員分屯兩地以防不測其各省直水陸兵防更於今日嚴爲整備俟其入寇五境或犄或角相爲戮力殲此不可恃其不來一日懈緩故云莫急於備禦然用間妙矣恐未可必得志於彼備禦急矣恐未詳喪膽於我臣等以爲彼不內犯則已果其內犯大肆猖狂乞我

皇上與二三大臣定議征討特發

內帑百萬分助諸省打造戰船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人乘其空虚出其不意會師上游直擣倭國順

命者宥逆

命者誅彼秀吉一首何能逃遁此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者也故曰莫重於征剿或者謂興師遠涉爲費不貲當

國計拙乏時何以堪此臣等計之山東浙直閩廣備倭兵餉歲不下二百萬兩積之十年則二千萬兩又積之三

五十年其費不可勝窮今征剿所費不過一歲之需而

是若倭奴蕩平之日海防又可息肩各處歲辦餉銀可
以坐省其半一勞永逸事半功倍未有若斯舉者矣臣
聞元世祖曾以舟師討倭致溺十萬衆於五龍山下談
者恒以爲口實臣竊料雖雄其實虜人不諳海上形勢
當時將帥必多達官彼不習波濤不識風汛之人而驅
駕海洋直顛倒沉溺雖百萬何用今在東南而用舟師
則大不然必習波濤必知風汛乘時而往無憂覆溺試
觀沿海商民興販各國者百鮮失一故元事非所論于
今日也夫人情慮倭而畏其來又惟議株守而憚於往
是以倭酋得恐嚇要求於我誠知所以備禦之策與夫
攻伐之謀不患其來復制其往則彼雖狡詐百出無所
用之兵志所謂先聲後實又謂未戰而

廟筭勝者此舉是也

制倭八策

今倭之疲中國也雖自遼東由六朝及今實從南道浮
海率自溫寧以入蓋其去遼甚遠去浙閩甚邇也其入
寇則隨風所之或由薩摩五島至琉球而犯閩廣或由
五島歷天堂官渡至烏沙門分鯨過韭山海鴨門而犯
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
台州若至李西舉壁下陳錢分鯨由洋山之南而犯臨

觀犯錢塘過南山而入大江在大洋也則犯淮揚登萊
 若在五島開洋則趨遼陽趨天津矣其船之入全視風
 候大要春之後冬之前匪是者不利往此入犯之大較
 也彼既出沒不一其地則海防不得不周彼既往還不
 一其時則海汛不得不謹所以制馭之策有八諸所恒
 稱簡兵足餉重將議援之類不與馬一激朝鮮而來攻
 可資二刺敵隱而勝筭可決三廣用間而大首可折四
 奮火攻而衆寡可易五重屯戍而險阨可固六蒐軼才
 而衆智可集七得樞督而奇勲可奏八搗賊瑕而厲國
 可解區區小醜何足慮哉

琉球國圖



琉球國圖

卷五十一

五十六



琉球事實

琉球國在福建漳州東福州東北海中漢魏以來不通中國隋大業中令羽騎尉朱寬訪求異俗始至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以返遣武賁帥將率兵再往其男女五百人還唐宋時未嘗朝貢元遣使招諭之不至國朝首先歸附率子弟來朝

太祖嘉其忠順賜符印章服及闈人之善採捕者三十六姓又許其遣子及陪臣之子來學於國學分其國為三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皆遣使朝貢永樂來其國王嗣立受冊封自後惟中山王朝貢不絕其山南山

北二王俱爲所併云我云者去必孟夏來以季秋乘風便也厥貢方物率市諸他國本國無所有厥期二年一行每船止許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

按琉球國在漳州之東自福州視之則在東北是以去必孟夏而來必季秋乘風便也國無典籍其沿革不能詳然隋兵劫之而不服元使招之而不從我

太祖之有天下也不加兵不遣使首効歸順其忠順之心無異越裳氏矣故特賜以閩人之善操舟者三十有六姓焉使之便往來順朝貢亦作指南車之意焉在昔其

國二八分中山三并而爲一者得非沃強晉蜀之故歟

風俗男子不髡亦不羽冠但結髻于首之右凡有職者簪一金簪漢人之有髻則結于髮之中俱以色布纏其首黃者貴紅者次之青綠者又次之餘斯下矣王首亦纏綿帕衣則大袖寬博製如道服然腰束大帶亦各有首纏布之色辨貴賤也足則無貴賤皆有草履入壁宇則脫之一則席地而坐恐塵污一則以跣足爲敬政王見神臣見王及賓主相見皆若是也惟接見平等則加冠具服履揖遜之間每見其疾首蹙額弗勝其束縛之勞矣其君臣之分雖非華夷之嚴而上下之節亦有等級王之下則王親尊而不與政也次法司官次察度官

司刑名也次那壩港司錢穀也次耳目之官司訪問也
 此皆土官而為武職者也若大夫長史通事等官則專
 司朝貢之事設有定員兼文武者也王日視朝自朝至
 于日中昃凡三次陪臣見之則搓手膜拜尊者親者延
 至殿內賜坐賜酒其卑而疎者則移時長跪于階下焉
 一凡遇元旦

聖節長至日率眾官具冠服設

龍亭行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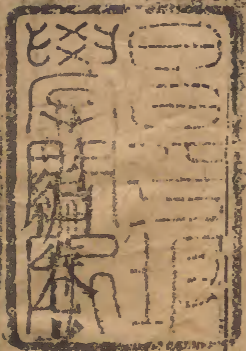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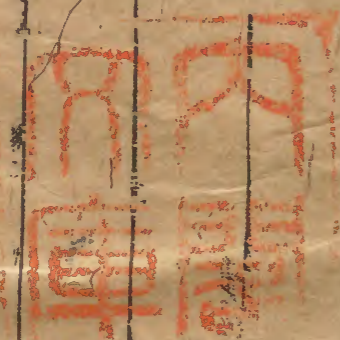
祝禮蓋久漸文教非復曩者之陋矣父之于子少雖同寢
 及長而有室則異居食亦用匙筋得異味先進尊者及

子為親長數日不食肉亦其俗之可嘉然若以中元節
 後用滾水浴其屍去腐肉收其骸骨以布帛纏之裹以
 草草視土而殯上不起墳若王及陪臣之家則以骸匣
 藏于山穴中仍以木板為小牖戶歲時祭掃則啟鑰視
 之蓋恐其木朽而骨暴露也地無貨殖是以商賈不通
 若以為防剽掠則其國小法嚴凡有竊物者即加以剗
 刑之刑人誰敢犯朝貢從來俱乘大船海邊魚鹽亦泛
 小艇未嘗不駕舟楫而得木為筏也俗畏神神皆以婦
 人為凡凡經二夫者則不之凡矣王游有事則哨聚而
 來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百拜所以然者以國人凡欲

謀不善神即夜以告王就擒之間昔倭寇有欲謀害申
 山王者神即禁錮其舟易水為鹽易米為沙尋就戮矣
 惟其守護斯土是以國王敬之國人畏之也王之宮室
 建于山巔國門扁曰歡會府門扁曰漏刺殿門扁曰奉
 神四圍皆石壁至於賦歛則寓古人井田遺法但以名
 義未詳備其臣民亦各分土以為祿食上下不交從者
 事如封王所用布帛粟米力役之征則暫取之民而不
 常也雖無經生博士之流亦曉漢字奉正朔豈至視月
 盈虧以知候視草木榮枯以計歲哉

通論

環球僻居海島 但視東南自以為鳩國之國也用是歷
 代以來不襲朝貢隋元臨之以兵使卒不奉命至我
 國家向化獻琛胄子就學其始可以德緩末可以威劫者
 耶俗本夷也今變華風其漸染深矣語云夷進中國則
 中國之余謂琉球有焉



之五十終



